

西綫的血戰



館
書
第
卷
第
中
文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J
1061
6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七

西線的血戰二輯

華之國編輯

西線的血戰二輯

目 錄

目	次
華北國防線.....	丹楓(一)
弔大同.....	長江(一七)
晉北戰線.....	溪映(二七)
弔忻口戰場.....	秋江(三八)
晉北血戰的回憶.....	李雲(四三)
憶舊關之戰.....	陸詒(五〇)
山西的外線戰.....	陸詒(五四)
娘子關棄守前後.....	李雲(六〇)

娘子關失陷記.....	陸 詒(七三)
退守晉東.....	陸 詒(七八)
太原三日記.....	永 德(八一)
退出太原城.....	長 江(八六)
晉東戰役的檢討.....	季 雲(一〇〇)
記陳長捷將軍.....	季 雲(一〇四)
晤曾廷毅將軍.....	季 雲(一〇八)
【附 錄】	
郝夢齡將軍陣中日記.....	(一一二)
劉宗祺將軍陣中日記.....	(一二三)



華北國防線

——一個歷史地理學上的解剖——

河北同山西

國防的意義是括經濟文化軍備地形各方面，而在軍備比較落後的情勢下，地形尤足以濟其窮，顯出特別重要來。海河流域沖積平原是華北濟經文化的中心，但具體的本身沃野千里，無險可守，在軍事上不能成爲一個獨立區域。好在海河平原的北邊，有一條東西奔放的燕山山脈，從察哈爾南部到山海關間，峯巒起伏，勢如波湧，是極其險阻的一道屏障。燕山山脈中間被水流橫切成許多河谷，構成南北交通的道路，如冀察間的居庸關、南口，如冀熱間的古北口、喜峯口，以及冀省東北角的冷口、九門口都是，這些稱爲關稱爲口的，都是軍事上的交通要道，易守難攻。長城就是沿燕山築的。海河平原的西邊是南北並立的太行山

脈，與燕山山脈構成一直角，太行山的西面就是山西高原，以呂梁山脈和黃河爲其外廓，號稱「表裏山河」，形勝可想。更因中部汾河流域上若干局部平原和地底豐富的礦藏而增加其經濟力，成爲退可以守進可以攻的優勢。海河平原東邊是渤海，南邊則開放着作爲和中原取得聯絡的道路。

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構成一條大弧，來保護平津滄保這些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地方，因此山西河北兩省在國防上是一個區域，難於分開。現今如此，古昔亦然。中國二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誰能控制山西，即能控制河北，誰能佔領冀晉，即能進取中原。歷代的開國帝皇，幾乎都以冀晉區域，尤其是山西，來做他們征伐創業的基點。

現在日本人走的還是這條老路。他們搶下平津，立即繞攻南口；他們奪下察南，立即進犯山西，其志誠不在小。平津的淪陷，甚至滄保的得失，對於全盤戰局所關者尙小。惟有晉北的戰事，值得我們萬分注意。山西不但是保全華北的焦點，也是中原和西北各省的屏障，同時亦爲進謀收回河北恢復內蒙東北的基礎。

二 歷史的同顧

當春秋時代，冀晉北部都是戎狄異族所居，居高臨下，對於漢族的生存自然是一個極大威脅，公元前第七世紀中葉，齊桓公和管仲首倡攘夷之論，遠征戎狄，晉國諸君繼起降服異族而同化之，這樣，才為漢族子孫滅消威脅，擴大疆土，並且增加新鮮的血液，厥功甚大。所以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到了戰國時代，山西大部分和河北西部皆屬趙國，其時秦勢甚強，惟有趙國能和匹敵，梁任公說：「終戰國之世，能個強與秦抗者莫如趙，雖曰國有人焉，亦形勢然矣。」真是一語破的。所以公元前第三世紀末年，秦王併吞中國的戰略，第一步先滅韓（今豫北晉南），以除心腹之患，第二步立即進攻趙國。秦兵行軍的路線，避開晉東的太行山脈和晉西的呂梁山脈，而由晉南沿丹河河谷進攻長平（今山西高平縣），當時趙兵據險，宜於固守，可借趙王不能用廉頗之謀，草率出戰，卒致大敗，兵士四十萬人降秦，盡為白起所坑殺，讀史至此，可為一歎。可見雖有險要，而無良將，亦復何用！至於趙兵被殺，可為降敵者留做一個前車之鑒，倒無足惜。秦趙的第二度大決戰在井陘（今石家莊

娘子關之間，當時趙王嬖臣郭開私通秦國，潛殺良將李牧，自壞長城。秦將王翦遂由井陘入晉，而趙國亡。「漢奸」害國，古今一轍。秦兵佔領山西高原後，和陝甘打成一片，控制中國的優勢已成，於是即以此爲軸心，分兵兩路，一南滅楚（今鄂湘皖蘇諸省），一北滅燕（今河北省東北部及遼寧南部），即以滅燕之兵南面襲齊（今山東），統一宇內。秦始皇成此偉業，其樞機實由於滅趙之功。

項羽滅秦，宰割中國，分封十八王，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項羽這人，其實是一個斗筭之器，十分糊塗。他自己是南方人，大約鄉土觀念極重，而無雄圖。所以他戀戀於江淮平原而不忍捨，平白將漢中送給劉邦，將陝晉送給章邯，張耳諸將，試問險要盡失，唇亡齒寒，雖有彭城，何以自固？所以漢高祖用韓信之謀，卒成統一之功。韓信的戰略，夠得上稱大將之才，劉漢之興，韓信之功最大，可惜他謀身不臧，後來乃死於呂后婦人之手。漢兵東征項羽，也分南北兩路。南路劉邦親率，出潼關入河南而進攻蘇北，北路由韓信主持，他的路線，也避去呂梁山的險峻，設疑兵於臨晉（今山西臨晉縣附近），暗由北面的夏陽（今陝西韓

城縣）偷渡黃河，沿汾河河谷進兵，虜魏王豹，征服山西，然後進攻趙王歇，會戰於山西東部的井陘口，韓信立背水陣，大破趙兵，遂擒趙王歇，佔領河北省南部。此後韓信即以冀晉區域做他的根據地，引兵南下，征服山東。這時劉邦在河南屢為項羽所敗，甚至父母妻子，為楚所獲。幸有韓信這支大兵，從北面高地包抄下來，劉邦才得整頓陣容，反敗為勝，和韓信會兵攻楚，項羽兵敗垓下（今安徽靈璧縣，自刎烏江）。所以我們可以說，漢室之興，大功在韓信，韓信之成功，又與先佔領山西高原的戰略有關。

王莽竊漢，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形成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何以劉秀獨成統一之功呢？這答案又不能不求之於冀晉區域。原來劉秀雖起兵舂陵（今湖北襄陽縣），但是他隨更始入洛陽後，即單獨率兵北上，佔領河北全省，上谷（今察哈爾宣化）太守耿況和漁陽（今北平）太守彭寵也都降附劉秀。劉秀北有燕山之險，乃率兵南下，取洛陽而都之；一面派鄧禹負責西征。鄧禹由晉南王屋山附近的山谷地帶進兵，以山西作根據地，自河津渡黃河，征服陝西。漢兵將冀晉豫陝四省打成一片後，再東定江淮區域，西平甘肅四川，而成光復



西魏的血戰

之功。

後漢末年的冀晉區域是在袁紹控制下的，可惜袁紹野子，不知據險扼守，先鞏固內部，徐圖進取，反而拚命在官渡（今河南中牟縣北）平原上和曹操作主力決戰。當時沮授對袁紹說：「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殺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也就是勸袁紹先退守冀晉邊區險峻的意思。袁紹不聽，卒致兵敗身死，他的兩個不肖兒子，又不知團結抗敵，反而自作閹豎之戰，結果盡爲曹操所滅。曹操北據燕山，太行之險，雄霸中原。司馬氏父子後來就利用曹家這份遺產，統一全國。

西元第四世紀後的一百五十年，五胡亂華，西晉滅亡，漢民族極爲式微。這時東晉偏安江左，北方戎狄縱橫，始終沒有一個像樣的國家或政府出現。直到第五世紀中葉，北方的拓跋魏才首成統一規模。北魏先世，本是西伯利亞的蠻族，後來漸漸南移，到了會長拓跋力微時，才能居燕山和太行兩山脉接觸點上的盛樂一帶（今山西大同西北三百餘里）。這一地帶是冀晉區域的咽喉，其佔領的意義極重要，北魏的建國，卽以此爲基礎。當時北魏的軍

事實總有三處，一在上谷（今^①），一在參合陵（今大同東百里），一在盛樂，都是沿長城線上的要隘。後來北魏勢力，經由雁門關侵入山西中部；到了拓跋珪時，南取并州（今太原），東出井陘，下常山（今正定），拔中山（今定縣），置冀晉區域於控制之下。所以此後拓跋嗣卒能征服河南，拓跋濬遂亦西克統萬（今陝北及寧夏東部），東平遼西（今遼寧南部），南臨瓜步（今江蘇六合），建立了一個大帝國。北魏亡後，周齊並起，而以北控南的優勢仍在。楊堅受禪，就是依賴這種優勢統一中國的。

隋文帝楊堅不愧為一個雄偉的虎父，可惜他的繼承者煬帝却是一個犬子。隋煬帝外勤征討，內極奢侈，用民無度，百姓困窮，挺而走險，亂事四起；而煬帝却迷戀於江南的繁華，無心北歸。江南這種地帶，經濟力比較充裕，人民也多安於逸樂，好似人的內臟，內臟單獨不能生存，必須有了骨骼來撐持牠，有皮肉來保護牠，隋煬帝却不明白這個道理，輕輕放棄北方險峻，送給羣盜割據稱王，他自己頗有倚安江左之想，他忘記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公例：要想在江南一隅偏安是不可能，遲早必歸滅亡的。前乎煬帝者有項羽，有吳孫，有東晉和南朝諸

君後乎煬帝者有南唐有南宋，有南明，都不能逃出這個公例。

●反之，這時倘能控制着北方險要，尤其是山西高原地，定能乘隋煬帝安排下的這個機會物興。果然，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世民就應運而起了。唐的最初根據地在太原，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年）起兵，沿汾河河谷南下，先後攻克山西南部的西河（今汾陽）霍邑（今霍縣）臨汾、絳郡（今新絳）而至龍門。唐兵繼由梁山（今陝西韓城縣東南十八里）渡河入陝，以破竹之勢，襲取陝西東南部的山城郿陽兩城，鼓行而進，直據永豐。永豐在今華陰城東，東有潼關之險，南傍華山，北濱黃河，又是隋朝積粟的倉庫，高祖遣子建成留守，以備東方，一面派兵西進，遂克長安，略定甘肅。然後東取河南，南收巴蜀，遂清江表，進播河朔，統一中國。我們看唐兵進軍的路線，井井有條，常利用地形，保持居高臨下之勢，卒成大業。這固然應歸功於唐室君臣之賢能，然而作爲他們起兵根據地的山西高原地勢之優越，幾乎從任何一個方向都可圖發展，實有不容忽視之價值。

山西高原之重要，又可在唐朝安史之亂的戰役中獲得證明。安祿山的大本營在北平，

左右翼則分在熱河及晉北，地雄而兵壯，可惜他起兵後，也許爲貪快貪方便不取道山西沿汾河河谷入瀋關，而由河北平原南下。所以安祿山雖由靈昌（今河南延津）渡黃河而佔領洛陽，但是他的根據地河北受到唐兵的威脅。効忠唐室的平原（今山東德州）太守顏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不但堅守危城，而且共謀起兵，企圖切斷燕山歸路。唐的中央政府也派將軍程千里由山西東南部的壺關出兵東征，李光弼、郭子儀亦合師從山西東部的井陘東出救常山，安祿山老巢幾乎被搗毀，大感恐懼。不幸楊國忠糊塗害國，不知固守瀋關，以困安祿山，反而催促瀋關守將哥舒翰速戰，結果大敗，安祿山遂攻長安。此後唐朝怎樣來挽回這個危局，抗敵救亡呢？答案是以山西爲軍事根據地，結果竟成唐室中興之功。其時唐玄宗已逃入四川，改稱上帝，其子肅宗即位於靈武（今寧夏靈武）。肅宗的軍事配備如下：（一）李光弼統北路軍，守山西北部待機由井陘出襲河北；（二）郭子儀統南路軍，以山西南部爲大本營，進復兩京（即西安和洛陽）；（三）肅宗親統西路軍，由陝北南進。卒平大亂。其後史思明再叛，唐仍以平安祿山之戰略平定之。



西線的血戰

唐宋藩鎮割據，黃巢作亂，天下大擾，唐室以亡。五代之中，後唐、晉、漢起於山西，周起於河北，有四代是以襄晉區域作根據地而建立王朝的。宋太祖代周而興，統一中國，可惜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應、朔、蔚）被無恥的石敬瑭送給契丹人，即現時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山地，都淪入異族之手，而宋亦未能恢復，試問漢族如何能安居？北宋的外患最烈，而宋應付外患的手段亦最弱。宋不敢積極去消滅外患，只曉得一味守。宋在東北扼守河北省的常山和山西省的雁門關，又以河間中山（即定縣）太原爲河北三鎮，以防契丹；西北扼守陝甘邊境，以防西夏。但是河北千里受敵，宋雖聚重兵擇名將以守之，而敵騎居高臨下，疾趨而進，貫我腹心，不數日即可至汴梁。結果北方的女真代契丹而起，大舉南犯，卒召靖康之禍，宋的兩個皇帝（徽宗、欽宗）被擄，高宗退守江南，僅免於禍。北宋之亡，其根本原因即在不能佔有燕山山脈，幽薊北門，拱手讓人之故。

北宋亡後二百五十年，華北相繼爲女真蒙古兩族所征服。直到第十四世紀後半，才因明太祖之興而漢族收復北方。

明成祖之由北平起兵，征服南京，代建文而爲皇帝，也是冀晉區重要性的一個例證。明成祖智慮絕人，他在北平舉兵之後，就說：「居庸者，北平嚆噤，必據此，始可無北顧憂。」遂引兵拔居庸關。成祖又說：「懷來未下，居庸有必爭之理。」又引兵襲破之，盡取現時察省南部之地，並東向佔領永平（今河北灤州）大寧（今熱河朝陽西），以絕後顧之憂，然後以破竹之勢南下，攻克南京，代爲皇帝。顧祖禹氏云：「成祖以幽薊赴桓之旅，加江淮脆弱之師，處旣形便，勢有地利。當時之事，不戰而已知其爲燕矣。雖然，南國君臣，亦未始不足有爲也。合秦晉之步騎，乘西山而入三關，萃江海之舟航，扼天津而斷糧道，一隅之燕，豈遂足以當天下之衆？乃賢如方卓諸君子，曾未聞以出奇制勝，選將調兵爲先務，既已喪敗日聞，猶汲汲焉取太祖制度而更張之，若不知問罪者已在戶外也。吁！此實人事之不臧，論者穆謂之天道，豈其然乎？」顧氏這話，第一說明北方之險要，第二痛惜建文帝君臣未能利用山西作戰，第三斥責建文諸臣只知道在許多無聊的小問題上爭意气，講改革，却不識大體，害國害民。真是慨乎言之，至於今日，正值得我們加倍注意。

明初對於北方國防，甚爲注重，特別設置了遼東（今遼寧南部）、大寧（今熱河南部）、萬全（今察哈爾南部）、大同（今山西北部）、都指揮使司，以衛華北。這四個軍事重鎮，正好就分布在燕山太行山脈弧上。而明成祖將首都由南京遷回北平，尤存深意。可惜後來子孫不肖，不能善保河山，將這些軍事重鎮一一都放棄了。

滿清勃興後，其滅明的策略，最初本由遼河西岸進攻錦州及山海關，結果遇到強硬抵抗。到了清太宗皇太極時，乃改變戰略，以降服內蒙古爲第一步驟，然後控制燕山山脈，出入長城各口，以拊河北之背，而由西北方進窺北京及冀魯兩省：（一）崇禎二年，清太宗聯合內蒙喀喇沁（熱河南部）諸部，用爲嚮導，由喜峯口入長城，向西進兵，經遵化、薊州、三河、順義而抵北京城下，用反間計害死明督師袁崇煥，繼因孤軍深入，不敢久留，又引兵東去，蹂躪冀東各縣，而由冷口關退出長城。（二）崇禎九年，清太宗又以兵入喜峯口，間道至昌平，連下境內諸縣，出冷口而歸。（三）崇禎十一年，清兵又由多爾袞及岳托率領，自牆子嶺青山口入長城，攻克北京以南四十八城，這時明室命盧象昇督師抗敵，不幸與兵部尚書楊嗣昌

及總監中官萬起潛不和，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互相嫉害，結果盧象昇戰死鉅鹿，次年清兵由德州渡黃河，攻下山東十六縣，繼因後路空虛，始引兵由青山口北去。（四）崇禎十五年，清兵復至，毀長城而下，由薊州南攻，經河間入山東，克八十八城，第二年始退去。

這裏我們要發生一個疑問，清兵屢次入長城，並且佔領了河北山東許多府縣，為什麼他們不敢久留，匆匆退去呢？這原因就在他們未能佔領山西高原，歸路時有被截斷的危險。此外，我們又覺得在對外抗戰期中「肅清漢奸」和「精誠團結」兩問題的重要。（此「漢奸」屬廣義，指一切害國者而言。）假如沒有「漢奸」，袁崇煥何至被害？假如能夠團結盧象昇何至戰死？

山西高原形勢既如此重要，所以後來清兵因吳三桂開門揖盜而入北京後，其征服中國的戰略係立即分兵兩路，一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自大同邊外進佔晉陝，肅清流寇，並保護北京區域右翼高地帶的安全；一由豫親王多鐸率領，自河北南下取河南及江南。山西高原的重要，消兵毫未忽視，其後以居高臨下之勢進兵，卒達征服中國之目的。



三 內弧和外弧

歷史上的舊跡我們大概已經做過一度鳥瞰了，冀晉區域的重要已如史實所昭示於我們，而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實為其北西二方之屏障。但是僅消極的保守這個區域還是不夠，而且也仍無安全可言。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構成一條內弧，牠的外面還有一條外弧，就是北方和燕山山脈平行的陰山山脈，及西面和太行山脈平行的賀蘭山脈乃至更西的祁連山脈。能保持或控制陰山——賀蘭山——祁連這條外弧，燕山和太行山才不受威脅，冀晉區域乃至整個的華北始有安全可言。

因此在我們祖先歷史的光榮期，如漢如唐，都以征服塞北區域（今熱河察哈爾及外蒙古）河套區域（今綏遠寧夏）河西區域（今甘肅）為急務。塞北方面，如前漢衛青、霍去病的立功大漠；後漢竇憲的伐北匈奴，登燕然山（今外蒙古愛山），刻石紀功；唐太宗的征服突厥；河套方面，如秦將蒙恬的取河南（即今河套），開地千里，因河為塞；漢武帝的在河套立朔方郡，築城屯戍，通渠置田；以及唐代在後套北所築的三受降城，河西方面，如漢武

帝的關甘肅，通西域，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無一不覺其重要與偉大，照耀千秋。反之，這三區域倘爲異族所佔，則漢族常受威脅，不能安居，甚且招致亡國之禍，如晉時有五胡亂華，宋有遼夏金元入寇，明亡於滿清，都是鐵證。

● 民國成立，五族共和，北方胡馬南下的恐怖應該可以根絕了。不幸過去政府的民族政策，容有若干欠妥之處，而野心的日本勢力，又由中國的東北角迅速展開，遂形成今日華北的危機。日本的侵略路線，仍然循依歷史上的舊軌，尤其是師滿清滅明的故智，先從東北到熱河，到冀察，再向山西進攻。日本的進攻山西，也仍然北襲雁門寧武，東整井陘娘子，然後會攻太原，她走的都是歷史上老路啊，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早早加強防禦，用鐵和血將這些天險封鎖起來呢？冀魯邊區戰事，日本是不十分注意的，日本作戰的主要目的在山西。日本倘佔領山西，則居高臨下，進退裕如，整個控制華北大局了。山西是我們最後也最重要的防線，我們要死守到底，不能再放棄一寸土；其理由很顯明，我們可以再簡單歸納如下，以作結論：

第一：山西資源豐富，煤的儲量達一百二十七兆噸，號稱世界第一，鐵砂年產約二十萬

噸，生鐵年產約六萬噸；河東鹽年產約六十萬担；汾河流域農產尤富，豈可讓給敵人？

第二：敵人若得山西，消極可以屏障冀察，積極可以沿汾河河谷西進取陝西，南進取河南，居高臨下，爲勢甚易。

第三：敵人若得山西及河南，則華北全失；敵人若得山西及陝西，則西北淪亡，而中國本部與外蒙及蘇聯之交通聯絡斷絕，將爲日本各個擊破。

第四：我們要收復河北，奪回察綏，必須以山西高原爲根據地，東下井陘諸關，北出雁門大同，逐退敵兵，以謀更進一步取還東北。

第五：守山西擊敵兵非難事。日本現時向西進兵，孤軍深入，如一楔形物，其後方甚空虛。歷史上北方異族入侵中國，多以西伯利亞及外蒙爲根據地，而現在則西伯利亞和外蒙均非日本所有，且與日本爲敵。我們切不可坐失良機，必須在西戰場上加緊抗戰！整個國家民族命運都在此一擲了！（十月九夜）

吊 大 同

大同之爲大同，是有幾個特點，遭人重視的。第一，大同是晉察綏交通的中心，平綏路和同井公路，以及即將完成的同蒲路，都以大同爲接換點。第二，晉北煤產和晉綏糧食，都以大同爲出售地或轉運所，而由平津進入晉北內地之貨物，亦由大同分散，所以形成塞北經濟的中心。第三，雲崗爲北方第一等古代佛教文化寶藏地，牠不但引起中國人的注意，而且招來了世界的青睞。第四，就一般平常人來講，「大同女人」是最具吸引人的力量。

在察北察南的戰爭還沒有崩潰的時候，西戰場整個後方，是靠大同來支持。軍隊由這裏運往前方，彈藥由這裏運往前方，我們對於前線的指揮，軍人之由這裏發出，前方受了傷的武裝同志，也運到大同來，爲了破壞我們後方的中心，日本飛機漸漸看顧大同城。

這座古老富庶安閑的大同城，人們的意識本來在乎如何賺錢，和如何享樂這一問題

上，大同女人爲什麼能有閒工夫來講究小腳，來講究梳頭，完全因爲大同人的生活比較富足，能容許這種享樂生活的存在。

可是八月九日南口戰爭把大同變質了。平綏路斷了，對平京交通關係停止了。糧食和煤炭的輸出不可能，而平津輸入的貨物（主要的是日貨）又根本辦不到。一方面是土產滯銷，價賤傷民，一方面是物貨缺乏，物價騰貴。口泉大煤礦的煤愈積愈高，礦內工人也停工出來，享受些自由的空氣，而工人們的肚子也開始「自由」了。雲崗洞成了傷兵們的醫院，安開的大同女人在蕭條的街市上也不再那樣招展。人們走路的速度，比從前大了好些，各種服飾的軍人在街上匆來匆去，似乎都有嚴重的事情，急待着處理。從這一點上，大同總算進了一步。

平時的大同，最高的階級是軍商合璧的階級，即是說大的商業多半和軍人有關係，而軍人又多半是商業的大老闆，師長以上的階級，經營的商業往往兼有百貨店糧店和流通金融的銀號，這些商業會計機關和軍隊軍需處，只是賬本不同這一點區別。平日軍政紳商

間的應酬，闊綽奢侈，一夜之狂歡，可任耗千百金，而不加愛惜。

戰爭的前線退過了張家口，敵人向天鎮陽高方面襲來，敵機開始來大同城上偵察，於是官方一紙命令，叫各家挖飛機洞，而且叫市民盡量退出城外，各方軍隊又紛紛調動，街上不斷的汽車大車來往看，傳主席遠駐在城外山間煤礦公司裏，在他那裏安置着好幾部無線電機，神機莫測的調遣着軍隊。

敵機開始襲擊大同了，和平的大同城從來沒有體驗過炸彈的威力，轟轟轟……接連幾十個大炸彈，把一般市民的頭腦弄昏了。有一家七口藏在自掘的不合規則的地洞裏，被一顆炸彈打中了洞口，洞裏面的人，一個也沒有跑脫！這個風聲傳出去，大家不敢再信賴自己挖的地洞了。

其實日機投了這樣多的炸彈，並沒有打着幾個人，然而民衆對於空襲的經驗，太過缺乏，官方並沒有對於民衆平日好好訓練，在這危險的時候又沒有負責的領導，於是民衆慌張的逃跑起來。敵機襲擊大同，都是在白晝，於是晨間六七時左右，城內十分之九的居民，男



女老幼都紛紛逃出城外，有的逃入有故舊的村莊，有的終日藏在高粱地，一直到黃昏之後，始疲乏的回到城裏。

白天沒有人，大同於是成了死城。飯館不開門，澡塘沒有人管，洗衣服店不再接受衣服，黃包車夫一個也找不着，旅館雖不拒絕客人住，但是白天沒有茶房，茶水也沒有辦法。寬大的街止極目望去，只是十字街旁有警察，城門洞口有衛兵，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總有十之六七貼着這樣的紅紙條子：「防空關係，停止營業。」或者是：「防空停業，請勿打門。」比較能給人相當希望的，是：「防空辦公，早晨七時以前，午後六時以後。」我們在白天於是無處吃飯，有人是預存燒餅，有人是糴復從公。幸而軍事機關還有幾個朋友，但是要吃這一頓午飯，總得徒步三四里以上！

飛機轟炸中，發現了漢奸，在指揮敵機目標，於是清除漢奸成了大家注意的問題，但是這個工作，沒有人負責。問縣政府，說是公安局負責，問公安局，又推到戒嚴司令部，而大同戒嚴司令本是李服膺部下旅長兼任，他自己在軍隊方面另有任務，司令部中就沒有專人來

辦理漢奸事情，推來推去，結果落了空！

漢奸問題，給予軍隊的損失太大，各方一致的要求，是要認真辦理這樁事情，那時太原方面派來了一位警備司令，人確非常精幹，而只是空脚空手而來，無錢無實權，心有餘而效力有限。比較有計劃的辦法，是傳主席的政治訓處訓練青年學生擬組織的政治隊，全隊約計一百人，打算分配到平綏沿線各地，比較有組織有技術的對付敵人有組織的奸細。而且這一隊每月的經常費，只有一千八百餘元，照理想是不會難於成功的。然而總司令部對於這個預算，無法批准。因為指揮平綏沿線這一大戰場的總司令部，係將過去 $x \times x$ 軍軍部擴張而成，牠的任務遠比舊軍部大，活動遠比舊軍部多，官兵薪餉，人物開銷，不知比舊日要大過多少倍，然而這個總司令部每月從上面領到增加經費一千八百餘元！如果要承認這個政治隊，就得佔去增加經費的全部，而其他一切活動都得停止了！

② 漢奸問題，政治上發不出大的力量，有組織的去對付，同樣對傷兵問題，也似乎漠不關心！我們軍隊自身平日救護組織，既不全，在艱苦的戰場上，已經不知道究竟死了多少，幸

運一點的能夠被鐵板貨車運回大同似乎可以得相當的安慰，然而使傷兵最痛心的是回到大同之後，沒有人來照料。火車司機冒着敵機的危險，把勞苦功高的受傷戰士運到大同車站，不能再叫他們負照料之責，然而傷兵們在車上，能走的走了下來，不能走的就停在站上，沒有醫院人來接應，地方政府和民衆團體，也沒有人在管！

醫院設在大同附近山中，爲了免去敵機的轟炸，理由自然很正，但是醫院的目的，不僅在免去醫院人員的危險，而是要儘量給傷兵以方便，所以醫院必須在車站等交通要道設立聯絡所或招待所，要引導扶持傷兵迅速的進入醫院，決不能自己深藏山中，讓傷兵自己去瞎找！地方政府和上府民衆團體，似乎不知道大同有這樣多的未死了的英雄，聽傷兵自己去餓，自己去渴，傷兵急得沒法，強悍一點的集合到縣政府，把縣政府打了一頓，縣長仍然不理，他是山西已有二十餘年歷史的以幹練得寵的老吏，他知道作官的成敗得失，不在於傷兵對他的好壞，而在於他對上司之是否週全。有些軍隊後方機關，看不過去，特別和縣長商量，把軍米軍麵送到縣府，請縣府派人在車站作飯煮粥，簡單照應各方新來傷兵，而縣長

仍然不理！

●平日講禮義廉恥的上層紳士階級，這時大都找不着人。軍隊政治工作機關曾經爲他們發起組織一個抗敵後援會，袞袞諸公都來了，開會結果要選出商會會長等來作委員，大家簡直雙擺其手，連呼不能負責，唯恐身上黏上了一點抗日空氣！會中曾勉強決定大同全縣籌國幣一千元慰勞傷兵，由商會暫墊，商會會長立刻變了平時逢迎軍官慷慨的態度，而深皺眉頭，認爲數目太大，他說：「百兒八十元，或者還可以想法！」當然軍方不會答應，於是他們不見面的「還價」，第一次漲至二百元，第二次交涉漲至四百元！會長留書說：「勉力籌措四百元，已交某處，請去取用。」以後不和軍隊見面了！

傷兵到得太多，城內城外自己亂跑，跑不動的雇輛人力車，叫車夫拉他們到城外遙遠山中的醫院，車夫不懂軍情，彼此語言有時亦不通，醫院的分別，也弄不清楚，於是往往在郊外胡拉胡走，費了整天的光陰還找不到歸宿地，於是車夫們害怕了！城外醫院填滿了，城內的學校也慢慢成爲醫院，某師範學校校長非常不滿意把他的學校作爲醫院，他想着這所



鐵綫的

學校是他的私產，是賺錢的工具，戰爭快快過去，他還要拿這個工具繼續生利，所以把好好房屋都鎖閉起來，而把破壞的地方去安置為國家流過血的傷兵！結果是傷兵們不能忍耐，把好房間的鎖通通打掉了！

九月初旬，大同已十分危急，前方運輸全靠這一條破敗的平綏路，日本飛機幾乎每天大同車站，站上員工及其家屬，死傷甚大，他們仍然忠實勇敢為戰爭為國家服務，但是，他們的效力——煤沒有了。平常平綏路包用大同口泉煤業公司之煤，而以運煤東銷張家口，平津之運費抵價，現東路已斷，鐵路已無運價收入，而煤之消費仍不能不繼續，然而煤業公司却不肯給煤了！那時口泉山中，積煤計十五萬噸以上，平綏路當局再三和煤業公司商量，允許將平綏一切收入，儘先償付煤價，只希望能不斷燃料，可以繼續軍事交卸。然而經理先生看到平綏路的將來，如果希望戰爭勝利，恢復營業之後，再拿收入來償清煤價，把握不多，用「現金交易，賒帳免言」的態度，拒絕供給平綏路這種緊急軍事需要！當然戰爭期間，我們可以用軍事徵收的手段，強制用煤，可是傳主席對於這個公司，仍然沒有辦法，因為公

司的後台在太原，太原對於此事，態度，仍是「概不欠賬」！路局請前方總司令想法，而前方總司令也技窮了！曾經有人氣憤的問公司當事，你們存着這樣多的煤，不肯支持戰爭，萬一中國敗了，你們不是白送日本人嗎？他們的答覆是：「生易人有生易人的立場！」後來還是某某司令出來私人担保，才允許惠借二千噸，可以支持平綏路幾天的費用！

最可愛的，還有青年和下層民衆。儘管大同附近農民出這樣一個悲痛的笑話，被大同防空部隊擊傷了的日本飛機，被迫降落在大同城外平原上，附近村民都圍着看新奇，看着日本飛機師從容地把飛機修好，安然飛去。然而民衆對於戰爭仍然異常熱心，我們常常在晉北戰地旅行，汽車每每被困在壞路上，然而我們只要一號召附近居民，立刻他們可以熱烈參加，而且到任何一個村莊，說起抗日，無不眉飛色舞，義憤沖霄，然而好些地方的民衆却在黑暗的軍政勢力之下，感到「抗敵未曾身先死」的悲哀。當天鎮與敵抗戰的時候，陽高駐軍把城週十數里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入人村莊需索一切的供應，稍有不遂，武力隨之，以軍運之名，對民間車馬濫施徵發，而且平時無備，倉猝築路修工，亂使民佚，弄得怨聲載

道，家破人亡，而日本方面却看出這種破綻，故意施些小惠，在我們天竺峨綿的柴溝堡方面，用現金雇工人築路！民衆雖明知日本弄的是先甜後苦，然而我們自己的軍隊首先弄得民衆無法生活，以後不管甜與苦，皆沒有機會去考慮了。

晉北最危急的時候，山西犧牲救國大同盟所派遣到晉北各縣做民衆運動的前進青年，看到各方面危急的現象，大家在大同開會，討論挽救危亡的辦法，他們是一片丹心，想在抗戰中作偉大的努力，然而政權在腐敗怯懦的官僚豪紳手中，讓他們在滿懷悲憤中，看着大同墜入敵人的虎口！（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晉北戰線

一 勝利之初

幾天接續不斷的砲聲，借着山嶺強烈的迴音遠傳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更遠的地方。不管平漢線的失利對於山西作戰的影響如何重大，不管敵人的大砲飛機戰車正在如何凶猛的衝擊，我們目前在晉北的戰爭確已經開始有了轉機，我們已經轉守為攻，我們已經用運動戰遊擊戰來配合主力戰以包圍敵人，切斷敵人的後路，因之，在作戰的行動，條件上我們已經取得勝利。如果我們把握住攻勢防禦戰略是抗戰勝利的基本原則而充分運用之，那麼保衛山西以轉變整個華北局勢是可能的了。

砲彈多是我們發的，每一個砲彈都打在敵人的身上。同蒲戰線經過平原姜玉貞旅的壯烈犧牲，終因力竭人盡，讓敵人進至忻口。忻口以下直達太原晉南一線為平原地帶，在這



西線的戰事

一區域無疑將增加我們作戰的困難。根據我們今天作戰的力量，實際上守忻口即所以挽救山西的危亡。於是我們在忻口增加大兵，並且在戰略上取了攻勢。今天電報消息：敵人後方僅有的兩條交通線，一由大同至醇縣，一由察南經平型關、繁峙、代縣至阜縣，完全為我×路軍無數的支隊所切斷，使敵人的前方與後方失了聯繫。同時同蒲線左右翼×路軍已經分別抄在攻忻口敵人的背後，並佔據大興村與正面主力軍取夾攻之勢。

今天晉北的戰爭，我們已經完全取得主動地位，這正是我們一鼓而殲滅敵人的機會，我們要用十分的信念，十分的勇氣來爭取這個前途，千鈞一髮，晉北之戰乃華北抗戰勝敗之門！

雖只十月天氣，經過一夜寒外寒風的侵襲，五台山頭已經降雪了。太陽出來以後，雪又變成了冰。山巔轉轉着的烏道，為冰雪凝積着，人就在這上面迎着寒風前進。聽說雁門關外也降了雪，戰士們一身棉衣是難抵雪山上寒氣的，但是他們不會因為寒冰而忽略了他們的任務，反而活動更積極了。

從五台山頭向平型關望去，蒼海巨浪樣的山巒連到天的一邊，滹沱河上游橫穿兩峯之間通過了，茂綠的松林倚在山坡上。這平日都是遊山道士開心的地方，而今天已變成國際戰爭的戰場。自從敵人突被茹越之後，長城邊上的代縣、繁峙、平型關、靈邱一線，屯集了敵軍，我們的遊擊隊也不斷地在這區域內活動。等到他們的活動更開展出去，隨時在敵人運動中來消滅他，使蛰聚在幾個據點，直到遊擊隊控制了敵人後方。

平型關附近的關城口，住着一連敵軍，他們整日戰慄在死亡的歧途上，遊擊隊從關上經過，從容地被毀了十幾里汽車路，截住了一百三十幾輛汽車，大批子彈給養由敵人手中輕輕送過來了，遊擊隊再向北活動佔領了廣靈城，擊潰敵軍，深入察南之蔚縣，幾支遊擊隊進入河北，在涞陽、阜平、曲陽一帶活動，威脅着平漢路，威脅着保定，威脅着蘆溝橋。

由上下來的人，帶回來各式各樣的戰利品：槍、炮、子彈呀，呢大衣呀，戰刀呀，皮靴呀，照像機、手電筒呀，帶回來了勝利的歡欣，他們帶敵人的無能，不會打仗，固然有些時候不肯繳槍，但這原因在怕死，在我們的宣傳工作沒有做好，不怨別的。

煙霧薄薄地爬上了腰，山角下透出樹林，陽光晒起了草香，農家男女在田間收拾他們的秋禾了。雖然遲了一個時期，他們割着仍覺滿足，知道現在有他們秋收的充裕時間。

二 一個小兵

在同蒲線可能變成殲滅戰，平型關上嚇退敵人的時候，而另一方面因為平漢綏戰爭的失利，正太線娘子關前也風雲變色了。

日軍企圖佔領山西，是要迫使我們的軍隊退走黃河以南，估計我們退過黃河以後，再不容易渡河北進，那麼他可以橫行西北各省，同時可以用全力來攻打東南海岸，這無疑地增加了我們抗戰的困難。在我們處在目前的戰局之下，保衛山西實際上即所以保衛華北。山西有複雜的地形，沒有幾條大路，到處都是驢行小道，敵人的高壓殺人武器減低了它的效力。我們隨時可以藉着天時、地利、人和來消滅敵人，把敵人趕出山西去，向河北作大迂迴，驅逐河北的敵人，收復河北。

華北抗戰演變到今天的程度，我們無法因循、顧慮、恐懼、徬徨，只有更堅定我們抗戰的

決心，表現我們前進的積極性，平心靜氣排除自己一切錯誤，認清我們晉北作戰的優點，開放出去，勇猛地，勇猛地前進不息，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 正太線戰爭發動，記者遂決定從北線趕上一支×路軍隊伍，到正太線去。送我的是×路軍一個十六歲的小兵帶着一匹驢子，我們步出村莊已經是下午四時鐘，五十里的路程，一半要行在夜間了。我開始猶豫這小孩子他能否帶我到所要去的，地方，於是我注意到他：帽子遮到耳朵，袖子挽起一半，一支盒子槍打在屁股上，子彈袋斜背着，裹腿下面是一雙赤腳，兩隻草鞋，行起路來靈巧均勻地抬動着，我趕不及他。和他攀談起來。

「小同志，今天到那裏呀？」

◎ 「××村。」山東口音。「好多路呢？」

「五十里。」淡淡地，「今天要走一些黑路的。」

「那麼這一條路你可認得？」

「上月隊伍來時走過一次，沒有住那個村子。」

「那麼……你是山東人？」

「是的，俺加入×軍已經五年，是在江西。」

他這樣的答覆嚇倒了我。進而我又聽到我所希望知道對於他的事情，如一串中的連珠，如一的緊張動人的武戲，如一個歷史英雄的故事，一個多麼勇敢有爲的生平啊！

我們常信在困苦環境中掙扎的人多是最有生存技能的人，最有前途的人。一個至大至剛，不屈不撓的人格如須是飽嘗了困苦而能夠克服困苦的人所具有，一切處在優越地位，過着安逸生活的，甚至製造困頓別人條件的，大都在退化，失敗的漩渦上打轉圈了。譬如這位小兵，如果他不是受着生存威脅，更重要的如果他不積極的對抗威脅，則難有這樣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明敏的腦力，來成功他這樣一位站在鬥爭最前線的少年民族英雄。再如中華民族對着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深信日本軍閥必致失敗，中華民族必有它的解放的光榮前途，道理也就是我們處在反抗，求生存的地位的一個主要條件之上。

迤五台縣城就路黑了，暗淡的月光照出一堆堆的村莊樹木，這裏有一條通太原的荒

車路，但是我們爲了便捷常常插入小道裏走，這對於小兵已經是毫不生疎了。汽車、大車、白天避飛機，也利用晚間行路，車燈由遠而近的奔上來。及至我們進入一條岔路，好久不見燈光，也到了目的地。

三 一個夜會

這裏有×路三個主要單位，開到沒有多久，在村裏住了幾天，使全村莊活躍起來。

今天晚上，大家爲了組織一個村的總動員委員會，並請軍隊演戲，村頭戲台前農民們肩並肩地聚攏來，女人和小孩也坐在高處看。一個人把他的汽燈拿來，戲台上頓時照得通亮。主席是一位紳士，他用高亢的喉嚨說明了「總動員會已經在山西各處成立了，在太原有一個總會，縣有縣動員會，區有區動員會，村有村動員會哩。我們今天成立村動員會，是爲的大家一齊來打日本。我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直要做得公道道……」他很興奮，由始至終一個聲調，下邊的空氣也沉靜而緊張。

「……現在請區代表××同志來給我們講話。」



大家注意到由旁邊上來的是一位挺直了腰身的青年軍人，看他站在台的邊緣上，好像要用最短的距離來看看大家，或者要同大家握一把手，台下，同聲咳嗽了一下，表示他們願意聽他說些甚麼。

今天我們本來是要看戲的，我不應當佔掉許多時間。但是——「很輕的異地口音，今天這個會真的應當開哩！假使現在我們靜些，不是還可以聽見響砲嗎？」（聽見！）敵人在朔縣，寧武，代縣，繁峙，靈邱一帶，殺死幾千幾百老百姓，你們聽見嗎？」（聽見！）敵人的刀眼，看到我們頭上了，日本強盜準備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家，要我們的性命！」

下面一點聲音也沒有。

「……我告訴大家一個方法，好嗎？敵人來時，大家一齊把糧食藏完，東西埋起，跑在山上去等，敵人到我們家裏沒的吃，食沒的見，他慌了。到夜裏我們轉來，在村子周圍喊叫，他不知來多少隊伍，使他一夜睡不得。這樣兩天，他成了瞎子，沒有吃，沒有睡，他就跑了，否則也讓我們軍隊打死我了。好嗎？」（「好！」）

「今天的會就是要我們組織起來，趕走日本強盜。首先我們要把一切捐稅統統不要再繳。窮人們又打日本又納捐納稅是辦不到的。我們要實行閭主任『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的主張，有錢的一定要出錢，沒有錢的我們有力的就使出我們的力量。剛才主席，他是有錢的，他願意作一個模範，假如有錢的不願出錢，我們要用大家的決議來強迫他。有力的參加到自衛隊，義勇隊，或者担任慰勞，運輸，担架，救護……」

講話人痛快的話，和平的態度感動了全場，大家互相議論着，直到戲一幕幕的閃在眼前，日本軍的凶殘，屠刀下同胞的悲境，青年人的反抗，一齊團結打死敵人的痛快又熱辣地裝滿在大家腦中。

四 到前線去

第二天隊伍出發。許多小同志，把應帶的東西都背在身上，救亡的歌聲還不斷的在嘴邊流。預備號跟着一曲「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前進號跟着「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隊伍不必看齊，立正、稍息，行來自然不拘，沒有階級之分，只有指揮員和戰鬥員的不同，沒有生活的不同，反而更密切的打成一片。行起軍來有些人帶上書看，有些人在練習口語，有些人就逐一檢討北線各處的勝利。小兵們有的赤腳穿草鞋，有的讓石子撞破頭趾，鞋帶也斷了，又趕不上隊伍，也許坐在石上滯哭一下。但是他們沒有特殊情形，從不要人管，從不掉開隊伍，即使在休息時，他們也不必歇在一起的。

太行山裏的路，多半只能允許單人行進，不是沿著河邊，就是蜿蜒在深谷裏，到某一個山嶺需要越過時，路更成了一條狹窄的漢子，它硬挺挺地就上去了。這時隊伍行列間歌聲也擴大起來，假使有人走遲了腳步，他的前面立時就會增多了幾人。

渾沱河水流在絕壁的中間，一座大橋連起兩面山根的小道，道是在石壁鑿成的，紅葉從山上飄下來，經過行人的身邊落到河裏去。在這地方我們遇到了轉戰太行山東麓兩個月的一批友軍。我們讓開道路請他們通過，宣傳隊音樂隊馬上就跑到橋頭給他們吹唱起來，從「進行曲」到「漢宮秋月」。大隊過橋時宣傳隊領導着喊口號，從「驅逐日寇出中

「國」到「擁護抗日友軍」友軍疲憊的面容上添上了緊張的笑，長官也領導着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時聲音震動山谷。

他們在橋上休息的問一個宣傳隊的隊員：「你幾歲了。」

「十三？」

「你爲什麼要當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它現在侵略我們，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應當一致武裝起來，把它趕出去！」（十月十九日）

—— 映 映 ——



弔忻口戰場

洒了數萬健兒的熱血，才膠成了的血綫，敵人二十四晝夜轟炸衝殺不斷牠！如今因爲關的失守，陽泉、壽陽的潰退，影響整個戰略，晉北陣線雖然穩固，但是爲了新的布置，不能不忍痛放棄。本月三日夜開始後撤，記者趁我軍退却，敵騎尚未踐踏之前，特於汾河南岸驅車赴晉北，向雲中河畔忠魂，作暫時一別，並代本報讀者致敬慰之意焉！

山西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太原，散佈着娘子關上不利吉利的消息，變成了一座恐怖城，我們京滬漢的同學，離開了這座大難將臨的死城，這座死城的存亡，關係着華北的存亡，我捨不得即刻離開了牠，住在十五里的遠距離中，隔了汾河，瞻眺着南門上層疊的城樓。

三日的清晨，已是冬天的早晨，嚴霜像粉一樣敷在零落的草木上，太原城裏被戰神嚇走的民衆，趁着熹微的晨光，可不受敵機的威脅，向汾陽那裏逃亡去了。我要趕上晉北去憑

弔戰場，所以逆着這逃亡之羣穿太原城而過。後方的離亂，比戰場上還淒涼，使我不敢細觀。一輛小木輪車上坐着一位白髮蕭蕭的老娘，上唇已留了黑髭的兒子推着，她的稚孫挽着前行，三代不完全的人口要飄流到異鄉去。

一個中年的婦人，抱了她心愛的幼孩，跟着人家流浪。在她累贅而襤褸的衣履上看來，也許她四季的服裝都穿在身上。踽獨的影形，似乎她是喪了丈夫的未亡人。我希望他們前去的地方，有人在招留着。

人力車，大車的繁重量，超過平時。自行車上捆載着幾件行李或箱篋，單身男客的逃亡者，多數是利用了牠。但是在走乏了的時候，看着載了不重要物件疾馳的汽車和同蒲火車，現出不可抑止的怒色。

在毫無保障的局面下，生命的安全，只有聽命於環境的支配。凋零了的樹林間，敵機飛過，司機的槍手的猙獰面孔，清楚地顯出日本軍閥的殘酷來。現在的教訓，在每個人腦際刻上不可磨滅的印象。中華民族還是有希望的！



汽車穿行太原的南北兩門，經過街巷，沒有一個人影，不信我在街市上行走，彷彿在看太原城廂詳圖。一條一條的路線滑過視界。

● 去忻口的公路，我走過好幾次，沒有這次靜寂；往來的行人，三三兩兩的徬徨失所。路旁一家小食鋪，做着他們風雨飄搖中的生意，也正好借給將何去的過客飽餐一頓，靜思出一個決定。這是一條大路，敵機必要來轟炸的地區，我們後撤的軍隊，先頭部隊沿山麓小路走，但是敵機迴旋盤轉，一定要找出牠轟炸目標。適巧我的汽車碰上這個機會，車輪才轉動，汽缸沒燒熱。這個怨鬼又轉了過來，走了停，停了走。步行的人反走在汽車前面。我們明白了敵機的盤旋，是在偵察我軍新陣地，索性不理牠向前駛去。許多民衆與我取一致方向北去，我是爲憑弔行將退出的戰場而來，他們帶着笨重的傢俱逃亡，應該朝太原南面逃，爲什麼迎着敵方走去？他怎知道那裏可去得。

受了傷的戰馬，頭上的繃絡，嘴邊的韁繩，都解脫了，像解除武裝的士兵一無牽掛的被遺棄了，因爲牠受了傷的緣故。但是牠蹣跚於道旁，不敢遠離的樣子。

將近皇后園車站一位穿灰色軍衣的士兵，側臥在路邊，雙手叉抱，沒有一絲氣息，兩眼深陷，成了黑洞。鞋襪及軍帽，放在頭前，不像他生前的動作，他不是傷兵？無從知道。右足面上的肉，被野狗吃去了一塊。但是由他的服裝上可以認出他部隊的系統，是每月扣了伙食，只有幾角錢到手的弟兄，得極菲薄的待遇，為國家犧牲，我覺得他是光榮有價值的！

同蒲路中停着一列火車，這是忻口方面最後一次南歸的列車，滿裝着接濟前線的槍械彈藥，前線已有變動，不需要而運回。機車發生障礙，十二時只走了幾十里，所以半路上遇了敵機的轟炸。鄰近的車站沒有機車來營救。

十餘架敵機在忻縣附近各村莊轟炸，兩輛運救地雷的大車亦被炸，四隻驢子沒有一隻活的。前面沒有我軍，再前去有危險，我伏在高土岡上向北瞭望，山嶽盡在炸彈炸起的煙霧，隱起的山峯，隱約能見，有如我忠勇戰士屹立山頭，向敵拋擲手榴彈，作最後掙扎。

在沒有工事可憑藉的開闊地帶，與敵軍機械化部隊肉搏衝鋒，殺來殺去，始終保守住大白水村的据點，使敵胆寒，不敢再來。當敵衝進大白水村，一班弟兄在坦克車下壓成肉餅。

一位幸免的弟兄帶着兩挺機關槍步槍從容爬出來。惟恐軍隊動搖，團長立在牆垣上高呼：「五十七團是總理的近衛團，面子要緊，不能退的！」隔牆對峙，晝夜不睡的注視敵人動作，兩眼發了紅，還警戒着，這種壯烈的犧牲，忠勇的助勞，證實中華民族正在復興大道上邁進！你們用血灌溉過的土地，今天起將淪亡二十餘天的死拚，如今仍換得敗退，你們一定很悲痛憤慨！我們還生着的人更覺得悲憤，要加倍努力，踏着你們的血跡，繼續你們的精神去博取中華民族的自由！

請你們在地下愉快吧！目前的失敗，是大戰過程中必要遭遇的痛苦。你們的犧牲，激勵了全民族的覺悟。惟有軍策羣力，才能爭取抗戰勝利！那麼，你們的犧牲，也就是將來的勝利！最後我寄語你們，你們的同伴，不急遠逃走，還將在石嶺關前，青龍鎮上與敵廝殺。暫別吧！雲中河畔的忠魂！

我的汽車返回太原。帶回幾位傷了的英雄和流散的戰士（二六十一，四，太原危城中）

晉北血戰的回憶

晉北忻口之役，我們犧牲了數萬健兒，這種壯烈精神，永遠不能埋沒，現在戰爭雖然轉移到晉西腹地，我們對於晉北的戰況應當作一番回憶，以彰我民族抵抗強敵的英勇精神。當戰事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們爲了保守軍事上的祕密，不能盡量發表，現在晉北已經結束，我們在已過的範圍以內（因爲有許多的戰情當局還沒有公佈，搜獲敵方的軍令等文件當局也沒有發表）自可作一簡略的追述。

當九月末晉綏軍退守醇縣以後，太原已十分危急，當九月三十日敵軍二三百騎兵越過醇縣，抄至原平，太原曾發生極大的恐慌，軍政當局徹夜集議，城門至次晨八時始開，形勢危急，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因爲晉綏軍在晉北損失（死傷與逃散）之後，僅餘一兩萬人，且疲憊不堪，當局深知大勢已不可爲，平型關一帶當時雖有×××軍開到，威脅敵之後方，但

正面若無生力軍增援，危機仍難挽回，幸閻氏於十月三日槍決李服膺，使晉軍有所畏懼，不敢繼續後退，同時中央軍精銳部隊六七萬人於此刻開到，軍氣民心均為之一振，忻口戰局才轉危為安，太原亦漸趨安定。

當時衛××將軍以第×戰區副司令的資格任晉北各軍的總司令，衛將軍的態度堅決，軍令嚴厲，赴事迅速，配備得宜，各軍將士服從命令，士兵勇於犧牲，都是晉北勝利的條件，以前晉綏軍各將領事無小大，都須先請示於閻而後執行，因時常失宜，舉個例子，當圍城口我方將敵人圍困之時，楊××擬請空軍協助轟炸，殲滅被圍之敵，此本為緊急之事，應當機立斷，無須請示，然楊則拘泥於軍令，以電話向閻請示，整整的打了一天電話，敵方的援軍已到，我們的空軍還是未來，致失機宜，類此之事，不勝枚舉，自衛將軍來晉北以後，一切問題在緊急關頭中，均可作主，自行決定，所以能赴事迅速，不使敵人有可乘之機，同時，有精銳之中央軍，配備於重要地位，指揮順利，這是晉北勝利的重要原因，衛將軍到達後，重新配備陣線，以中央軍任中路，劉××將軍指揮高××將軍部隊任右翼，楊××指揮晉綏軍任左翼，王

××將軍任前敵總指揮，陳××將軍任副總指揮，後來因左翼各軍戰鬥力單薄，不能完成任务，另以一部份中央軍增加於左翼，楊××亦奉令至後方任職，這是陣地配備大致情形。

當時敵人知我增兵，亦派華北駐屯軍司令寺內壽一大將率兩師團到晉北增援，以全力進攻太原，敵方聲言要在十五日以前一定要攻下太原，我軍陣線既已一新，立以全力抵抗敵軍，當時山西有人主張先將敵人轟出雁門關，再在雁北與敵人決戰，但衛將軍及其他將士則力主在關內殲滅敵人，再進而收復雁北失地，自爲易事，後來就照此決定戰略，一方面由某軍在雁門關之東西兩方斷敵後路，一方面由正面各軍三路前進，並迂迴之左右，取大包圍形勢，當十月中旬左右，戰事十分激烈，雙方死亡均重，我郝夢麟將軍，劉家祺將軍等即於此時陣亡，中央軍各師長如×××師師長陳×將軍，×××師師長劉×將軍，第×師師長彭××將軍均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因此死傷極慘，某日兩小時內，死傷達三四千人之衆，敵軍一師團長亦陣亡，戰況之烈由此可知，即晉綏軍因在中央軍影響之下，亦極勇敢，偶有後退者，均以軍法從事，故士氣亦盛，可見無不可戰之兵，只看統帥之指揮能力如何耳。



因爲我某軍佔領雁門關、平型關及靈邱廣靈唐縣平魯一帶已將敵之後路截斷，正面亦予敵以重大打擊，使之失前進能力，本可完成殲滅的任務，惟因我兵力損失過大，到後方只餘守住陣地，不能出擊，故無法完成任務，敵方亦因損失重大，後援又斷，糧食困難，彈藥缺乏，不能前進，若非後路斷絕，敵再增援，則我方即感困難，反之若我方當時能再有一兩師兵力增加，亦可完成殲滅頑敵之任務，當局正在籌劃增兵之際，馮××部退，我軍一部已開始向忻口出動，尚未完全到達，晉軍忽發生變化，乃牽動晉北戰局，不能不退，致前功盡棄，誠堪痛惜，晉北每一戰士都感到無限傷感！

晉北戰事中我們曾俘虜日兵及偽蒙士兵不少，日兵中有一名森田壽勝者，據供日軍所最困難者爲糧食缺乏，假使華軍長久支持下去，則日軍必感受極大的困難，由此可證明若非東線發生變化，晉北頗有殲滅敵人的把握。此外我們的戰利品也很多，皮衣械彈以外，最多者爲日兵所帶的種種符咒，一種爲長約一英尺寬約三英寸的紙摺，上印「出雲大社軍人安全守護」，中間畫一圖章，一種爲長約一英寸，寬約半英寸之木牌，上刻「身代不

動「四字」又有一種爲布條上，印「鮎原劍神社御守」字樣，都是敵方軍人怕死厭戰的證明。

折口右翼，是第××軍劉××將軍負責任的陣地，他指揮他的兩師（他自兼的××師和武××的××師）與高××的一師，劉將軍及其所轄各師長，自雁門關作戰以來，都是十分堅決的，劉將軍所部兩師先在平漢路作戰，晉北危急以後，又調到晉北，所部方到雁門關附近，大同已失，當時劉將軍個人乘汽車在部隊以前前進，已到大同城內，幾遭不測，戰事轉移到雁門關之日，劉部負守繁峙之任務，當時閻下令劉部北衝，爭奪某一山地，閻在電話中對劉說：「這個任務重大，你可以考慮一下，是否勝任？」劉答：「命令既下，無考慮的必要，我可以立即執行，若司令長官認爲任務重大，恐難完成，請即配備後續部隊，以便於本軍失利後增援。」閻對劉之堅決，深爲感動，劉方下令執行，不到五分鐘，閻又改變命令，令劉部向南撤退至定襄一帶，劉因電台已拆，新任務令已下，忽又更改，十分困難，且深感不戰而退的錯誤，然既有命令，不能不從，乃向南撤退，後來有人說劉部不奉命令，先行撤退，致友軍不能不退，欲將不戰而退的責任加之於劉，實是冤枉，後來中央方面欲查究此事，已證



明前說不確。

此次在忻口劉部任右翼，陣地在漳沱河之右靈山一帶，高××師臨時亦歸其指揮，配備於同一陣地，因高部經過晉北察省之長期戰爭，損失甚大，只餘一兩千人，故右翼作戰之主力量仍爲劉部，劉認爲右翼在戰略上應先奪取漳沱河東岸西榮花一帶之陣地，一則可以阻敵渡河，減少對中路後方之威脅，二則可以縮短本軍之陣線，易於防禦，乃不斷出擊，在西榮花與敵作爭奪戰，因此死傷甚多，終未達到目的，只能防禦靈山陣線，兵力不夠，不能繼續出擊，因敵方犧牲亦大，不能出擊，故靈山始終無慮，劉軍在此次晉北抗戰中之勇敢精神，屢爲各長官所稱道。

劉部的武器不良，在作戰上吃虧頗大，兵士始終賴肉體與敵相拚，壯烈精神，誠能使神人共感，劉部槍械甚舊，槍口既鬆，又無刺刀，與敵接近時，敵以刺刀戮我，我以槍柄擊敵，優劣之勢，大相懸殊，故兵士均不願拿步槍，願多帶手榴彈，但手榴彈的數量有限，每遇有頑敵的機會時，手榴彈便不夠用，不得不放走敵人，自己後退，十月二十六日，敵一隊來攻靈山，後續

部隊約有千餘人，我一連迎戰，將敵一部擊退，進至敵續部隊面前，因敵在低地，本可以手榴彈殲滅此全部敵人，不幸我無手榴彈，致千餘敵人得以生還，我亦復退，功敗垂成，殊覺可惜。後來劉將軍令四鄉各地搜集刀矛鋼叉，爲衝鋒之武器，定襄縣各鄉村之刀矛鋼叉幾搜羅淨盡，這便是劉將軍所部健兒最後守靈山的惟一武器，以部落時代酋長戰爭中所用的武器，當強敵現代化的武器，能守靈山於不失，亦晉北戰事中一奇蹟也！

十月二十五日，內部某師一連附張全和，河南人，與敵接近時，被敵兵刺刀戳穿肚皮，將小腸帶出，張連附不得已離開陣地，將腸子納入肚皮，用腰帶纏住，又執刀上陣迎戰，當時別人勸其醫治，阻其前進，均未生效，過半小時後，張連附背着兩個敵兵頭回來，對大家說：「我已經不賠本了！」言罷，又解下腰帶將腸子扯出撕斷，對大家說：「我自問已無生望，不如快些死了！」言罷氣絕，全連同事爲之痛哭，當即掩埋於陣地，如此勇士，真不愧爲國之干城，我民族的壯烈精神，所謂大和魂當之亦有愧色。（十一月十一日寄）



營東娘子關之戰

營東是晉東娘子關的右門戶，在軍事地位上的重要，決不稍遜於娘子關。當上月十六日舊關最緊急的一刹那，我三十八軍教導團曾趕往搶救，激戰兩晝夜，兩團官兵壯烈犧牲，祇剩三四十人，卒將敵軍兩聯隊全部殲滅，奪回舊關。這一幕「爭奪舊關戰」，是晉東線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頁，與東戰場上姚營殉國於寶山縣城，可以先後輝映，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

教導團的官兵，共三千五百餘人，其間戰鬥兵共三千三百人，他們都是初中以上的學生，受過嚴格的訓練。抗敵的情緒，燒熱了全團每一個青年戰士的心，從四月初出發踏上抗戰的火線後，轉戰數千里，一直在平漢線上力戰。在滹沱河一戰中，該團團長李振西受了光榮的創傷，可是仍督戰不退。整整十節的早上，他們始接到撤退的命令。他們是平漢前線最後

西撤的一羣點一點全團的人數那時祇餘二千七百餘人了。三天三晚的疲勞行軍總算到了達山西省盂縣的岳家莊。這裏距舊關祇有二十里地，舊關激戰的砲聲，很能清晰入耳。

十六日清晨，敵軍從舊關攻入，已追近到關溝口，如果再前進幾十公尺，已經是正太鐵路的路軌了。那時候娘子關的危急程度，遠遠超過那句「千鈞一髮」的形容詞。該團接奉搶救舊關的命令，用跑步趕到，一連一連的上去接戰，手榴彈飛擲，士兵都上刺刀衝鋒。敵軍畏我肉搏，陣地稍退三里，可是到傍晚為止敵軍始終盤踞在關溝口兩旁的高山上，架起機關槍，向山下我軍猛烈掃射。我們是仰攻，無險阻可憑藉，出擊進攻時，又不能隨身帶上防禦工事，憑了血肉，憑了不怕死的決心，繼續冒着機關槍的彈雨攻上去。「殺啊！殺啊！殺死日本鬼！」喊聲響徹了山谷，前仆後繼的衝上去。那晚上，一小部份的我軍在山溝裏向上佯攻，可是大部份的隊伍，踏過荆棘草叢，從間道爬上了山巔，抄襲到敵人的後背。上半夜，敵軍密集的火，始終針對着關溝口到舊關的一段山溝裏打，却不料我英勇的我軍，早已蹣手蹣腳的摸到了敵人的背後。一陣猛烈的槍聲，手榴彈爆炸聲，使敵人動搖而慌亂了，蹣蹣的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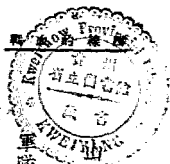
槍怒吼不停但擋不住豪勇的我軍，躍前肉搏。我們的士兵，往往全手接住敵人的槍刺，敵的肉搏技術既這麼低劣，刺刀被接住了，只好用頭來頂住對手的胸部，大概表示無抵抗求饒的意思。弟兄們幾月來的打仗，眼睛都打得發紅了，那裡會你這一套，來全力拔出敵人槍上的刺刀，直戳入侵略者的肢體。鮮血濺灑在曠野，這是子打擊者以打擊的戰爭啊！血的債也祇有拿敵人的血液來還！酣戰到了十七日的拂曉，我們居然奪回了舊關左右的八個山頭，同時也拿回了舊關，敵我的屍體，填塞了滿山滿谷，鮮血匯成了河渠！

敵軍入關的兩個聯隊，整整的殲滅了，可是，我們青年戰士的犧牲，也著實可觀！全團的士兵，官長，連火夫，勤務兵等，一起算上，也不過三四十人，雄據於屍體雜亂橫陳的舊關山巔。十七日晚上，舊關外高山上的敵軍，大概祇剩那些砲兵了，所以響了一晚的砲聲，却始終未見敵軍的步兵衝來。要是那晚上敵突來，那末我們守山的三四十名壯士，也就完了！當時，其他各線的軍隊，如能相機出擊，一致動作，趁敵人喪胆的時候，把攻勢更加猛烈起來，也許可以一鼓而下娘子關外的雪花山，使整個娘子關的戰局為之改觀！

幾十個豪勇的戰士，飽聆了整晚上敵人砲彈的悲聲，於十八日的上午，將陣地移交給二十六路軍。他們才從前線奉調到後方休養補充，高級指揮官對該團的壯烈犧牲，團長的裏倒奮戰，慰勉有加。成仁的戰士，就埋骨在山溝裏。絕壁斷崖處，有高級指揮官親筆的題詞「民族英雄。」謹料到二千餘戰士埋骨之所，在隔過四五天之後，仍使敵騎縱橫而過啊！

舊關之戰，我們曾消耗子彈四十萬發，手榴彈一萬餘枚，而敵人飛機炸彈、砲彈、槍彈的消耗，更多我數倍，足見戰鬥之烈，為西戰場上所罕有。晉東經過了「力戰」而後撤，舊關戰役中尤有壯烈的奮戰，所以敵軍雖今日已佔太原，但絕不容吾人氣餒！我們祇有踐踏着抗敵的戰士的血蹟，而繼續邁步向前，為壯烈犧牲的兄弟們復仇！（十月十四日寄自西安）

—— 陸 ——



山西的外戰線

軍隊和人民

今天在行進中，隊伍整日被敵人的飛機攔捉着。重轟炸機，輕轟炸機，偵察機……在天空往來的盤旋。大家一聽見機響，立刻自動的散開，隱蔽到路旁的溝裏或者青石的底下。嗡嗡的聲音從頭頂掠過去，震撼了山谷。

三泉鎮，和沿路村莊一樣，也處在山嶺夾持中間，大理石的房間。參列在澗谷兩旁一條小溪裏着濃厚的硫磺質，洗刷了石崖，用瀑布的姿式通過村街。上流有不少鍊鐵的土窯和懸露在外面有極大熱力的無煙煤礦，這是山西無盡富藏的一方。

隊伍到村，人民大半逃走，丟下剪刀裁尺……在坑上，饑饉在鍋裏，有幾個壯年在對面村口徘徊。老人上來「支應」，也面帶憂惶之色。

「這怎麼得了！」隊伍中的不安與嘆息結成了一股熱潮。大家分頭趕上去解釋，急躁無效，慢慢的說，到後來把我們某一部分軍隊分析明白，老百姓才夾起包袱向回走。

太陽落下山頭，人馬在村中擠，熙熙攘攘。各家的乾草都向一處抱，有人給點數計錢。酸芥菜向伙夫房集中，主人回頭就走。客人說：「等一等，把錢給你，」但不見答應。十字路口燃起了無煙煤，白亮的火上架着大鍋，水在鍋裏滾。無數的手向鍋裏討水喝，老鄉讓火光照耀，在臉上的豐盈的笑。

粗舊的灰衣草鞋掩不住這龍捷的肉體，一位兵士站在街頭講演了。槍彈背包還在身上，乾燥的口裏講出一段段的話。人圍的多了，担水的也停下來聽。話從軍隊老百姓起，到驅逐日寇出中國止，句句激動了老鄉。

漸漸接近火線了，又加飛機的擾亂，明天行軍要取戰時姿勢的。吃過晚飯大家都準備休息了，老鄉派出代表一定要求演戲。不能推脫，宣傳隊員先應允下來。演戲之前，有一段講



一位並不像軍官模樣的上了台，他飽經風霜的面部，堆擠着皺紋，組成了永遠微笑的態度。兩隻手在胸前，沉重而有力的一合一合，好像對聽衆一時也不放鬆。清利的嗓音，熟練的大衆話，雖在山西鄰鄉人聽來也不難懂得。

「軍隊都是老百姓出身，他們是拿槍的老百姓，他們的父母兄弟都是老百姓，所以軍隊就應該是老百姓的兒子弟兄。」

老百姓笑了，驚駭和痛苦的回憶還在腦中盤旋。真的，有某些部分的散兵下來，就對老百姓過於不客氣，使他們談虎變色。

「軍隊神聖的任務，是爲人民謀幸福的。如果違背了這個道理，他高居老百姓之上，任意侵害老百姓來，這真是加深了民族的禍患。」

老百姓聽懂了他的話，每一句話給他一個回答，表示着彼此的意見完全一樣。台子上下立刻變成了談話會。大家商量。這位軍官最後講：「你們不但要對我們好，對我們自己軍

隊都要好，不好的軍隊我們大家勸他們，只有讓他們變好，只有我們大家一致攜起手來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談話會後的戲劇是一課最切用的人民武裝抗敵知識，名字叫「求生存」，講日軍佔據某個村莊，怎樣屠殺姦淫搶掠，老百姓怎樣堅壁清野，怎樣各別消滅敵人，最後怎樣把敵人趕出去。隨着戲劇內容的緊張，富於鼓動性，下面憤怒吼叫，歡呼，和戲劇起了共鳴。這比任何演講給予他們的印象都深。

勝利比賽

第二天果然起床號響在兩點鐘，大家摸索着吞了早飯，便到村頭集合。在短時的集合中，也沒讓時間白費過去，各部隊附合着唱起歌來。唱聲隨着步伐向山上移動，村邊老百姓由戴禮帽的率領着喊口號，喊破了喉嚨：「抗戰到底！」「中華民族解放萬歲！」軍隊把歌聲停止了，大家用口號來代替依戀的告別式，遠遠的呼應着。大家的鮮血流成一脈熱潮。

趁着濃濃的月色，一條長蛇似的行列轉彎曲曲的蠕動着，山澗裏黑沉了的，傳來了犬

吠和鷄鳴聲，村莊樹木都讓灰白的霧氣掩蓋乾淨了，浪花式的山巒線條堆擠在霧氣上面，大家爲深夜的寒風和腳下的霜浸襲着更加速了腳步，爲避免睡眠的搗亂，由一兩個的東拉西扯，很容易的就犯一個「行談會」開成。

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政治部組織部人員，而他講的却是戰鬥經驗。他說：「儘管武器的差別是如何巨大，但在隊伍裏沒有高度的政治意識，是難有高度的戰鬥力量的。所以提高政治覺悟在戰鬥上是最基本的問題。命令到一個單位部隊，我們首先和士兵解釋戰鬥的意義，和我們的直接關係。其次，敵我力量的對比，對敵人做正確的估計。再次，我們的把握，第一如何，第二如何，第三如何，這樣提起士兵的情緒，增加戰鬥的信心。在戰鬥中，我們常常要很快的甚至一接觸就成爲白刃戰，幾十分鐘或兩三個鐘頭就結束戰鬥，這是我們對付強敵最有利的辦法。」

「所以我們認爲政治工作就是軍隊的靈魂，愈是在戰爭中政治工作愈複雜，愈重要，比軍事還要緊。」

天色漸曙，白光射到了半個世界，行刻在道旁休息了。大家把自己帶的飯拿出來吃，除了冷飯以外，任何人都沒有下飯的菜蔬，這樣吃中飯，在行軍中已經成了規律。

村裏老百姓又把燒成一担一担的水和早飯的米湯挑過來。大人小孩都擠在隊伍裏邊看熱鬧，南腔北調的熱談着，士兵大部能作宣傳工作，談話中心不離打日本的問題。（十月二十三日於晉東前線）

——溪 映——



娘子關棄守前後

娘子關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失守了，敵人踏進了山西的東門，平定和陽泉於二十八至三十一日相繼淪陷，敵人入關以後前進了七八十里，我因戰略關係，一面在陽泉各山頭苦守，阻敵前進，一方面在陽泉壽陽間某地佈成新陣地，候援反攻，我當局為挽救東路危局並規劃山西全部戰局，已一面令北路我軍由忻口後退四十里至某地佈置新陣地，與東線新陣地形成一西北至東南之直線，互為策應，一面調某軍之劉××師由和順方面向平定與陽泉之敵側擊，同時第××軍湯××部由某地徒步馳往壽陽前方增援，劉師于二日已到途目的地，將陽泉之東山頭奪回，阻大隊敵軍西進，湯部大部份已於二日至三日過榆次到達前方作戰，此為三日以前記者所知的事實，目前情況如何，尙不明瞭，由以上的情勢來判斷，山西戰局目前確已達新的嚴重階段，聞當局已在平漢線增兵反攻，謀向石莊方面前進，

威脅娘子關敵之後路，如各線均不失時機，則山西戰局或有挽回的可能，否則東北兩路在戰略上將不能不有重大變化，今日聞新佈局已在進行中，對入關之敵採取大包圍。

就目前所知，太原和榆次太谷一帶尚無特殊變化，我當局決與太原共存亡，聞錫山仍坐鎮太原，外傳已移駐汾陽說不確，黃××仍坐鎮壽陽附近，外傳已移駐榆次說不確，傳××任太原守城司令，已築成鞏固的守城工事，同蒲路交通今日仍照常通行，北上車今日已不直達太原，最北只能到太谷，敵爲擾亂我後方，破壞我交通，阻我生力軍增援，故近七八日以來，不斷的以大隊飛機轟炸太原榆次太谷諸地，壽陽一帶的橋樑路軌亦時被破壞，太谷至介休一帶同蒲線上亦時有敵機追我傷兵難民列車掃射，但我路員極爲勇敢，白晝均逐地避敵機轟炸，下午五六點鐘時，敵機去後，即紛紛回站，趕修橋樑路軌，晚間開車，故前數日運輸尚無大礙，記者三十一日晚九時由榆次赴壽陽前方視察，因時在深夜，諸多不便，且要趕夜車回榆次，故略向關係方面探詢後，即乘車西返，一日晨到達後，即赴鄉村避敵機，至三日晚始乘車赴太原，過了一宿以後，次晨八時許即入地洞，忽入忽出的過了一個整天，下午



西線無戰事

六時許始出地洞，因留太原極感不便，飲食和工作均有困難，當晚又爬上軍用車離開太原，本想在太谷下車暫住，但情勢不許，為工作之便遂南行在臨汾下車，這個地方現在成了晉南的一個重鎮，擬於工作完後，再北赴平遙介休一帶視察，目前同蒲路車運極為擁擠，南來車多，均乘滿了傷兵和難民，車頂上也無隙地，北上車頗少，乘客亦甚寥寥，因敵機時時掃射客車，上月二十九日在榆次與介休間曾射死四十餘人，故人多視北去為畏途。

晉北戰事，近因陣戰與游擊戰有適宜的配合，所以迭獲勝利，使敵不能越忻口一步，假使我們還能增加一兩師兵力一定可以將雁門關內之敵包圍殲滅，使他們不能生還一個，我當局為完成殲滅之任務，不久以前當×軍將到東路之時，遂將東路之馮××軍調往忻口，同時為調整東路兵力，一面令××師開駐平定以南和順一帶，鞏固娘子關內趨南之防線，防敵由平漢線西進，一面令×軍接防娘子關右翼，協同孫××之××軍負責守該關之責，不料馮部方調忻口一旅，東線已發生變化，致影響了北路戰事，此時不能不以全力應付東路，惟北路我仍佔優勢，敵宵難乘東路之危而前進，目前只恐東路可以抵住，則山傾全

部戰局尙可挽救。

東路發生變化的原因，並不由於馮軍之北調，我們要明白各方情形，必須從抗戰開始的時候說起，當抗戰開始的時候，晉綏的威脅只有晉北和綏東，所以山西的軍隊差不多全都均集中在那一方面，就娘子關方面說，由關外至關內的陽泉百餘里中，只有一團砲兵駐守，山西的西北和東南都極空虛，當晉北戰事演變到雁門關一帶，當平漢線演變到石家莊一帶時，山西的東北、西北和東南都感受威脅，娘子關方面特別緊張起來，然而那時候山西的兵力已不夠分配了，閻氏便請中央統盤策劃，閻氏初本認為以晉綏的兵力而論，總可以抵抗兩三年，不料晉軍李服膺輩節節失利，不到一月，綏遠和晉北全部陷落，實出閻氏意外，中央乃急向山西方面配備兵力，調某軍之林師駐防山西東北，賀師駐防西北，劉師駐防東南，及某某數部增援晉北正面，後來石家莊方面我軍因渾沱不守而感受威脅，中央為鞏固娘子關防務，乃自動的放棄了石家莊，將石家莊附近之孫××與馮××兩部，移調娘子關內外，此時駐守娘子關內外的砲兵團早已不奉命令而撤入關內陽泉一帶，若敵人很快的



西線無戰事

由石家莊西逃，則該關失守當早在半月以前，因孫馮各部有數萬之衆，由井陘平山一帶前進，不能很快的到達防地，敵人很有機會先行衝入也，幸當時天下大霧，我軍移動有掩蔽，比較迅速，敵方則受霧之防害，不敢冒進，我軍得以安然到達該關，然一到之後敵即隨至，倉卒應戰，情勢極爲險惡，聞當局已將那一砲兵團長槍決，確否不知也。

娘子關外之稍偏東南處有一矗立之山峯名雪花山，因較娘子關尤高，故兩者有唇齒關係，雪花山之得失關係娘子關之安危頗大，敵若佔雪花山則娘子關便不易守，當時我軍由馮××部較有戰鬥力之趙××之××師負責守該山之責，不幸該師因在平漢線久戰之後，損失較馮部他師爲大，終不能敵敵之砲火而失去該山，自此以後，娘子關不斷的受敵人威脅，能守數十日之久，已算幸事，辛亥軍革命之役，曹錕部某將進攻山西，即因先佔該山頭而在娘子關獲勝，該山關係之大，由此可知。

敵佔雪花山以後，即以全力進攻娘子關之舊關（因正太路入關時另關山洞，故名昔且舊道爲舊關），最初由馮××率其工兵營與教導團力守三晝夜（十月十二日左右），

敵我均損失甚重，我營長兩人受傷，敵死傷則有千餘人之多，此爲東線作戰之初，最雄壯的一幕，亦爲馮部作戰以來最可紀述的一役，不過當最緊急的時候，若無孫部增援，勇敢抵抗，則娘子關恐已於十三日失守，決不能繼續守十餘日之久，孫部於蘆溝橋事變之始，即首先開至良鄉，三四個月以來，轉戰冀晉，較華北其他任何軍作戰的時期爲長，戰績亦甚佳，損失因而特別重大，孫將軍至今親率疲憊之師，在娘子關以內苦撐危局，日前當敵攻至陽泉以西十餘里之某地時，孫親率工兵營與糧重運，臨陣殺敵，與敵作白刃戰，我士兵前仆後繼，氣終不餒，記者曾在壽陽親見滿身刀傷的戰士數人，仍對記者侃侃談殺敵情況，若忘其痛苦，令人肅然起敬，說者謂平漢線與正太線若無孫部，其危險情況，殊難想像，孫處處服從軍令，堅決忠烈，堪稱民族英雄，所部士兵紀律嚴整，勇於爲國犧牲之精神，亦堪傳誦千古。

當本月二十六日左右，×軍接防右翼，方達陣地，原守軍因急於赴後方休息，見接防軍已到，即移出陣地後退，×軍陣地不熟，又乏經驗，適敵以兇猛之砲火來攻，倉卒應戰，遭受極大的犧牲，敵乃乘機猛進，佔我娘子關，繼續入關陷我陽泉平定，壽陽爲我正太路西來的最



後一個險要，援軍到後目前情勢如何尙不明瞭，東線在最近數日內若能反攻得利則太原之威脅可減，晉北陣線亦不至再受牽動，壽陽距榆次一九〇里，榆次距太原六〇里，爲一片平川，我必須在壽陽以東以全力反攻，否則同蒲線將在榆次被敵切斷，太原陷於孤立，而晉北我陣地將受極大影響，因戰略關係，恐將不能再由石嶺關（太原北一百里）再向南移動，如此則山西東西戰局均要發生極大變化，靈石一帶的韓信嶺將爲我與敵決戰的新戰場。

東線戰事失利的原由，總括起來說，主要還是由戰術上有缺點，敵以少數部隊，一往直前，實行中央突擊，其後方極爲空虛，我方不能向敵後方迂迴，始終在正面等著挨打，致犧牲大而收效少，這並不是我們的當局的措置錯誤，而是東線的兵力不夠分配有以致之，分別起來說則有下述各種原因，第一，孫馮各軍特別是孫軍，作戰過久，犧牲過大，急待休息，因而兵力不足，在戰鬥上不能充分發揮威力，第二，×軍對此較大規模的國際戰事，缺乏經驗，且軍械不良，地形不熟，倉卒應戰，自難當敵鋒，第三，右翼兩軍換防，稍欠從容，第四，受平漢線軍

事失利影響，山西東面的門戶全部感受敵人的威脅，因而牽動全局，實堪痛惜！

記者以前曾歷次說明山西戰事之重要性喚起國人注意，號召全國民衆起來保衛山西，現在山西全部戰局幾因東線之失利而牽動，我們是不是要因此而悲觀，失望呢？絕對的不能如此，目前我們的當局還正在挽救危局，而且若不失時機，還有挽回的相當希望，退一步言，即使東線無可挽救，再退一步言，即使太原不守，甚至敵人在軍事上還能向南發展，我們也無容失望，悲觀，頹喪，這樣說來，是不是與記者以前分析山西的重要性所說的話發生矛盾呢？絕對不矛盾，就戰略上，和政治上言，我們對任何重要地區，都不能任意放棄或輕視，必須以全力去爭取，我們能站比較優越的據點，對抗戰上有莫大的便宜，我們不能把「最後勝利」這句話作「宿命主義」的解釋，認為無論我們如何敗退，最後總能得到勝利，「最後」是有時間性的，我們不能把「最後」看成十年二十年或百年以後，我們要儘量的使這時期縮短，越短越對我全民的生存越有利益，我們說山西重要，要起來保衛山西，就是為爭這在戰略上比較有利於我們的地方，我們並不是說太原失守就是山西抗



戰的完結我們也並不是說山西不守就是全國抗戰的完結，我們只說太原或山西不守將更爲我們增加困難，我們的抗戰既已下定決心，要持久到三年五年，則部份的或暫時的失利，只能使我們勇氣百倍的挽回失利繼續努力，絕對不能使我們灰心失望，我們絕對不能存「以黃河爲界」的亡國思想，絕對不能存「到我們的勸察加去」的苟安觀念，我們永遠不能離開華北或山西，即使敵人打到了黃河北岸，我們是沒有「勸察加」的，華北就是我們與敵人決生死的場所。

爲甚麼說即使太原不守，山西的抗戰還不算完全失敗呢？因爲太原的週圍完全是山岳，東北、西北和東南，已有我們某軍各師在羣山中打下游擊戰爭的基礎，他們所處的地位將使敵人感到極大的威脅，假若我們再把現在山西境內的其他數十萬大軍分布到太原、西南羣山中和正南靈石、霍縣一帶的韓信嶺中，則入關的敵人在四大山包圍中，將成瓮中之鱉，在長時期中，我們不但可以爲敵人作持久的消耗戰，還可以殲滅全部敵人，使他永遠不能完成其對於華北或山西的統治，使他永遠的疲於奔命，不能向黃河北岸發展，不能進

而侵略我們的西北在這一區域中的決戰我有很大的勝利條件，我若勝利，則華北全部抗戰的局面都可以有新的開展，所以目前是我們繼續發奮的時候，沒有失望和悲觀的必要。

爲甚麼說即使敵人在軍事上部份的能發展到黃河北岸，山西的抗戰還不算完結呢？這裏的理由與上述相同，敵人將更自置於我們更大區域的包圍之中，山西的東北上這一帶羣山之中，有我們的某軍某師的××許××旅，頗有戰鬥力，政治教育也很好，和冀察遊擊司令孫××所部，共約四五萬人，這一區域中的阜平，唐縣，曲陽，行唐，靈壽等縣（河北省），靈邱，廣靈，五台，懷仁，渾源諸縣（山西）蔚縣（察哈爾）和遠在東北方的北平西北之門頭溝諸地，都散布了我們的游擊隊，這一個區域，不但是保障山西東北的一個堡壘，而且是位於冀晉察綏和北平之間，並位於平漢，平綏，正太 and 同蒲四個鐵路之間的遊擊戰爭根據地，敵人不易攻入，我方則隨時可以腰擊平漢路，收復冀北，腰擊平綏路，收復察哈爾和綏東，腰擊正太路或同蒲路，截斷敵人的聯絡，使之首尾不顧，這是支持華北持久抗戰的

一個最重要的基點，山西西北的羣山中，有某軍的某師，一月多以來也打好了一個遊擊戰爭的根據地，平魯，朔縣，神池諸縣已佈置了我們的遊擊隊和民衆武裝，這一個區域不但是保障西北甘肅的堡壘，又阻敵人向西北前進，同時還可以隨時出擊綏西，收復綏西，山西東南這一個區域中，已有某軍某師正在那裏建立遊擊戰爭的根據地，這一個區域不僅是保障河南的堡壘，可以阻止敵人向黃河以南前進，而且隨時都可以側擊平漢綫，進而收復冀南，現在山西境內的其他各軍，若能及時的分布於上述各區，並以一部分分布於山西之西部，西南部，南部和東南部的各山中，建立遊擊戰爭的根據地，與黃河以南以西的軍隊取得聯絡，都是保障西北和河南的堡壘，山西的敵人在這四面羣山的包圍中，也將不能有任何施展，最後必然要獲得覆滅之命運，整個的說來，山西全省是支持全民抗戰的一個極好的極重要的基點，所以我們不能因敵人佔領太原或佔領山西，便是華北抗戰或山西抗戰的完全，恰恰相反，這應該才是我們更加努力的開始。

山西的遊擊戰爭若能長久支持下去，漸漸的影響到冀察綏的各地，過三五個月以後，

在正確的領導之下，各省以山西為基礎的民衆武裝，不難發展到三四十萬，在一年以後，不難發展到百萬左右，在再長的時期中，更不難發展到一二百萬，華北有八千萬人口，一兩百萬的武裝組織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九一八以後，在一個短的時期中，義勇軍曾發展到六七十萬，華北各省的文化程度較東北為高，民衆在敵人茶虎的壓迫之下，義勇軍之發展較東北將有更大的前途，如此，則強敵不難消滅，最後的勝利，自然是我們的了。所以華北較之東北是更危險的一個炸彈，日本帝國主權者吞下這顆炸彈去，將要得到最嚴厲的磨礱。

重要的問題就在我們怎樣利用山西這個特殊的地區，怎樣以山西為基礎而發展整個華北的遊擊戰爭，這裏應該提出幾個條件：第一，要我們上至政府下至民衆抱着抗戰絕對不離開華北特別是山西的決心。第二，華北特別是山西作戰的軍隊，無論到甚麼時候應該不使之過黃河南岸，必要時均布置大山之中，政府必須早在陝北和隴海線的潼關到徐州一帶，配備些控制部隊，對不奉命令而向河南河西退却的軍隊，嚴厲制止，必要時可以機關槍制止，這些望風而逃的部隊，甯可使之順黃河東流而沉入大海，不要使之回到後方。

來，增加抗戰的後顧之憂。第三，必須以正確方法在戰區組織民衆，武裝民衆。第四，必須動員全國民衆，實現其全民抗戰，這樣敵人將永遠不能鞏固其對於華北的軍事防禦和統治，永遠不能毫無後顧之憂的侵我西北，永遠不能安靜的開發華北的資源，享受經濟的利益，永遠不能使華北成爲日貨的廣大市場。（十一月五日寄）

娘子關失陷記

中日在華北作戰的重要轉捩點，是在西戰場上。河北是中國的心臟，而山西是河北的根本。不論從國防從資源的見地來說，我們千萬不能不守山西，如果失了山西，華北便永遠不能翻身，敵騎更決不僅止於黃河！當記者於上月三十日趕到太原時，保全山西的生死必爭之地——雁門關，娘子關，都已經淪陷敵手了，我理想中「娘子關頭觀戰」的企圖，給眼前慘酷的實現，打擊得粉碎！時間，環境，實不容許我細吟李後主「……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就在到井後的翌晨，我搭上兵車到晉東壽陽的前方。現在我先來訴述我軍力戰娘子關的經過：

抗戰在西戰場展開之初，晉綏的威脅，僅在晉北及綏東，山西的軍隊都集中在那一條線上，娘子關天險，祇有山西的砲兵一團駐守。晉當局初以為晉綏的兵力，足以抵抗兩三年，



西線無戰事

萬不料自己的部隊，幾年來祇是在「兵工」圈內，生疏於作戰，再加以李服膺輩不肯軍人之一洩氣，「不到一月，雁門平型一線突破，綏遠晉北全完。一方面平漢線我軍敗退，使晉東南受到極大的側面威脅。那時，晉綏的軍力不夠分配了，才急請中央調兵北上，×路軍奉命入晉者×師，中央軍××數師，增援晉北正面，由石家莊後撤的中央軍×××路及×××路兩部，移調娘子關，搶防山西省的東門。此時，駐守娘子關的晉砲兵一團，早已不奉命令而後撤至陽泉附近，付在平漢線力戰強敵的××路及××路，是夜急行軍，適逢數日大霧，敵軍未知我虛實，否則，等不到我軍到達，敵軍恐早已佔了無兵駐守的娘子關了！該砲兵團長，聽說已經槍決。

我軍在娘子關倉卒佈防，尚未妥貼，乘勝追擊的敵軍，已似排山倒海的跟蹤而來。當我軍奉命由平漢線西撤之際，命令到達各部隊的時間不一致，所以到達防地的時間，也參次不一致，初幾天的激戰，我方受損頗大。娘子關外偏東南的地方，有一個矗立雲霄的高山，叫雪花山，較娘子關更高，上面做的有我們的國防工事。這一個高山的得失，關係娘子關頭的

安危。該山由×××路趙部××師扼守，不幸該師在平漢線受損過大，疲兵再戰，裹創血拚，終至傷亡枕藉，力戰而失雪花山。

敵既佔雪花山，遂傾其大砲、飛機、騎兵、機械化部隊，猛撲娘子關正面。我×××路雖在平漢線已力戰數月，從未得到片刻休息，但在孫總指揮一聲令下，莫不奮勇接戰。敵軍的砲火、飛機，縱然每天把娘子關內外的山頭，轟得峯倒嶺崩，死屍有如荒林中枯斷的材木，填滿了滿山滿谷，但終不能搖撼我們鐵的隊伍的陣地。敵軍在正面遇到堅強的抵抗，遂移其主力攻舊關，該處為二十七路馮欽哉部，在十二日起與敵血戰三晝夜，最後連工兵營、輜重連、教導團都調上應戰，敵軍死傷千餘名，而我則倍之。這是娘子關頭血戰最壯烈的一幕！結果，我們戰士打完了，敵軍又進佔舊關！

在娘子關正面，戰得最厲害的時候是十月十四日，敵騎兵四百餘，竟衝到第×××司令部門口數里之地，那時，我副司令長官黃××能於萬分危急中，沈住氣奮戰，衝兵、勤務兵，甚至連伙夫，一律執槍作戰，血戰兩小時的結果，總算把敵騎兵四百，解決在山溝裏，一個也

不得生還使陣地轉危爲安。

舊關已失，固關陷于危急狀態，原駐九龍口測魚一帶的第×軍，奉命反攻舊關。急行軍到達敵陣前，不曾喝一口水。不曾休息一秒鐘，便與敵軍作猛烈的舊關爭奪戰，血拼一晝夜的結果，於十六日居然以無數的鮮血與斷殘肢體，換得了一克復！但舊關以外的山頭，仍爲敵盤據，二十日起，敵機四五十架，不息的以重猛炸彈，猛炸舊關，以及固關以下的槐樹浦，五里鋪，固驛鋪，柏木井一帶，土地都炸平了，什麼全炸毀了！敵機終日翱翔于我陣地高空，飛機上一聲信號槍，敵軍的排砲，便毫不吝惜的打來，工事成平地，士兵與塹壕共殉！我軍不得已，遂集殘軍退守固關。

舊關雖然又被敵第二次攫取到手裏，但敵方傷亡甚大，並不討得任何便宜，遂又移其精銳部隊攻我右翼九龍口測魚一帶，實行迂迴戰略。右翼我軍原爲××路，二十五日左右，×軍奉命增援右翼，××路原擬調入晉北，使晉北我軍可出擊後路已斷的敵軍。（晉北×路軍，頻在敵後方遊擊，破壞交通甚得手，在晉北的敵軍，最慘時，彈藥給養，都要靠飛機

來輸送，此時，如我軍出擊包圍，不難殲敵，可惜晉北我軍兵力不夠分配，故始終與敵在膠着狀態中作戰。）可是×××路軍太性急了一點，接防的×軍剛到，他們便移師。可憐徒步月餘，翻越秦嶺而來的×軍，荷單衣草履，防地地形又不熟，又從未經歷這麼大的國際戰爭。陣地上剛剛立足，敵軍從九龍口測魚一帶乘虛而入的大隊便到臨，就在平定前方的西回村西郊村，對敵作遭遇戰。炸彈砲彈如雨點般直下，×軍雖勉力苦撐，但總因傷亡過大，而節節敗退。×路軍劉不成師，原在晉東南和順一帶活躍，聞左翼吃緊，于二十四日趕在測魚西馬山一帶，與敵作戰，殲敵二聯隊，但他們是專任遊擊，不輕易打硬仗的，這次也受了右翼我軍移防太之累，也打了一回遭遇戰，受了相當的犧牲！

晉東的右翼已危，苦戰在娘子關頭的我軍，為避免包圍，不得不揮淚于二十六日晚上，退守壽陽，與此天險娘子關忍痛的暫別了！（十一月一日寄自壽陽前方）

——陸——



戰線的線西

退守晉東

晉東的大門，被敵突破了！上月二十六日娘子關的失守，使西戰場上的戰爭，演變到一個最嚴重的階段！所可認為安慰的是娘子關經力戰而敗退，鮮血染遍過的河山，我們總有重新克復的一天！只要我們拚死力戰於山西，不氣餒，不悲觀，眼前的頹勢，亦未嘗不可以挽救。娘子關以內的平定縣城，於二十八日晚失陷，陽泉經敵機整天的轟炸，炸得空無所有，×軍在該處維持力戰至三十一日，該地又告失守，我軍一面在陽泉壽陽間佈置新防地，待援反攻，一面將北路我軍由忻口後撤至石嶺關，與東線新陣地，形成一條西北至東南的直綫，互為策應。××軍劉師由和順方面向平定陽泉移動，以拊敵軍之背，同時，×軍湯部，由某地徒步馳赴壽陽增援。記者一日晚上在壽陽附近時，目覩成隊的援軍，繁星月交輝的夜色，向前綫反攻，一個個銜枚疾走，人無聲，馬不吼，祇聞「沙」「沙」的馬蹄聲，也祇見一條遙邐長長的行列，白亮亮的刺刀，閃閃發光。前綫敵軍砲吼不停，白天敵機四五十架的出來大

炸把壽陽城，以及離壽陽百餘里地的榆次，炸得牆坍壁倒，人們白天簡直不能動一動！

娘子關以內，僅壽陽一帶爲山地，可是講到險要，那裏能比得上娘子關呢？敵軍在晉北因後方常被我遊擊部隊截斷，陷于進退維谷的苦戰中，所以這次他們出其主力部隊的全力，猛攻晉東線，以解晉北之圍。二日上午，敵軍已進抵壽陽附近四十里的地方，我軍傾全力以奮戰，砲聲機關槍聲，已震聾了耳膜。軍部高級軍官勸記者後移，軍官多忙於作戰，再無片刻餘暇來顧到什麼新聞記者了！在晚上，我搭上一列傷兵車，駛過白天曾受敵機破壞的正太路，而退到榆次。傷兵們太淒涼，也太壯烈了！據他們說，在晉東火綫上，受重傷的戰士，就是氣息奄奄而不死，也無法下來，因爲敵人的砲火太密集。輕傷的連誰，皆可逃入地窟，捨傷兵而不顧，讓這些戰場上飽歷轟炸的戰士，在治療期中又受敵機轟炸的驚悸。閻氏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他們的活動範圍，只限於戰區以及已經淪陷敵手的地區，所以在晉東南的地方，民衆始終未見有動員景象。只是遊擊隊克復的地域，民衆與軍隊的聯繫，還做得相當成功，其他各地，徒見標語的揮煌，仍不見有民衆動員了的事實。傷兵們上



車下車都要憑自力更生，醫院大多住滿了，就是不住滿的，也各人管各人收容自己的傷兵，當記者由陝經風陵渡入晉時，看到那些傷兵臥倒在汾河之濱，而無法渡河的慘狀我簡直不敢再想像，更不敢對今晚同車的受傷戰士，坦白地說出啊！

傷兵車上幾小時的呻吟聲，心頭痛楚得利害，到榆次車站時，炸後的景象更是傷心沐浴，旅客住旅館，吃飯，都生問題，整天的轟炸，也早已把這地方炸成了前線。上太原的列車已沒有留榆次又是什麼都不便，遂難於難民羣中，連夜徒步七十里而至太谷。天一破曉，敵機又來掃射，離太谷不遠的東關，那天列車上的軍民，掃射下死傷了四十餘名。

同蒲客車早已停駛，祇有傷兵難民的無定期車。晚上必有兩三次，可是上車的一剎那，非用全身的本領不可！人擠極了！那一節車也不准上，傷兵車當然不能上，上去要開槍，其餘又是緩署的專車，某機關的包車啊，裏面滿載官員家眷，行李，物件，衛兵持木壳槍，睜着圓圓的眼睛，誰想上去，輕則挨罵，重則挨打。記者沒有辦法，只好上鐵蓬車的車頂，上面的難民也都滿滿地。列車在黑夜中飛駛，雖然三四天來，難得好睡，又經過了七十里的徒步奔走，疲

體極了，但眼睛不敢輕易閉一閉，因為如果睡了，被走動的列車，由高高的車頂摔下，死了也是死得莫明其妙，傷了更是慘得不死不活。

一夜慘況，居然挨過，翌日下午到達臨汾。這是晉南的重鎮，眼前已成爲山西省的第二太原！綏署以下各機關各團體，都已陸續的搬到這兒來，閻主任也許不久也要到此地來。晉東退守後的太原，已在危殆狀態中，記者抵臨汾後又聞壽陽失陷，敵軍迫近榆次的警耗。壽陽以下，乃一片平原，既無險可守，而敵軍的重武器，又可大量發揮。太原城，由守城司令傅作義將軍趕築強固工事而死守。但當年死守涿州的條件，並不存在於今日之太原啊！

今後西戰場上的局面，要看如何死守太原，如何死守韓信嶺（即靈石、介休、霍縣一帶）如何把我們的部隊集結于晉省邊區的崇山峻嶺中，展開廣大的遊擊戰爭！

戰地的一得一失，在我們都不必悲觀，氣餒，只要常常記得每次以血換來的慘痛教訓，改造現實，動員民衆，改進軍隊素質，長期堅韌的戰下去，我們仍有驅日寇出華北的一天。

（十一月四日寄自臨汾）

——陸 皓——

太原三日記

同蒲路車像一條蚯蚓，在高高低低的亂山中爬上爬下，爬下又爬上，其行車之困難及遲緩，倍於正太，甯武到原平僅僅六十里路，足足走了十個鐘頭。

抵原平，已夜半，車站房子留着被炸的傷痕，車站外是一片漆黑，我提着皮箱高一脚低一脚地在車站附近找旅館。找到一家了，門緊閉着，擦亮火柴一看，是傷兵招待所，敲門也沒有人答應；再找一家，擦亮火柴看時，是什麼兵站，衛兵很不客氣的叱罵我，說「你再走來走去就賞漢奸辦，把你捉起來！」

最後讓我找到一間小房子，那是鐵路上開火車的司機睡的，屋子裏有一張大炕，七八個工人已經呼呼睡熟，祇留下一個年紀很輕的伙夫，他在收拾着爐子。

「對不起，你們這裏能讓我睡一夜嗎？什麼地方都可以，地上也可以。」我向那年輕伙夫打了個招呼，他開始以詫異的眼光向我注視着，打量了好久。我的裝束在甯武時已換上面

服，下身是黃色馬褲，呢絨腿，他瞧我七分像兵，三分又不像兵，便問：「你是那裏來的部隊哪？」

「甯武。」

「好吧，你就睡在我的旁邊……」他帶幾分猶豫的神氣勉強答應了我。

人實在已經疲乏到極度，我也管不得什麼骯髒不骯髒，便把雨衣作了褥子，一條薄毯作了被單，和衣睡下，雨衣燙在熱炕上，發出一股難聞的橡皮氣味。

二十九日晨，剛起床，敵機偵察機一架飛臨車站上空，盤旋數匝，始向北飛去，像窺探什麼似的。我想這地方不妙，也許停一回有轟炸機搗亂，於是提了皮箱忍着飢餓，離開那饑餓的工人宿舍。

出門四面是高粱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獨個兒往東面的一條小路上走，行約百餘步，忽然遇見一位穿黃呢軍服背皮大衣的武裝同志，他彷彿很注意我，我奇怪他的舉動，冒失的問了一聲：「同志，上那兒去？」他反問我：「你是什麼部隊裏的？」

我掏出一張名片給他，他看了看，忽然嚷着說：「啊，這報，東南日報，東南日報我在南京

見過……」接着他也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印的是「李拜一」三字，他說：「我的名字很容易記，李拜一，禮拜二的哥哥。」談了一回，我纔知道他是航空兵站裏的職員，和我一樣，到野外避飛機，他的袋裏有好幾張過時的晉陽日報，包着幾盞麵餅，我向他討了那舊報紙來，津津有味地一面走一面讀着，從這舊報紙中，我纔知道南京遭受一次大轟炸，祇是翻不到杭州的消息，我想：難道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抗戰裏，杭州畢竟還是和西湖的水一般平靜，不起一點浪花嗎？我彷彿又感到異常乏味了！

我們兩人走到距離車站約有八華里遠的一個村裏休息下來，那地名叫小苦地，住民有相當多，午飯由鄉民代我們買到一斤麵粉，四枚雞蛋，可是要我們自己動手做，原因是女人看見黃衣服的人比毛蟲還可怕，嚇得都躲進房裏，不敢出來，李和我兩人抱着「硬幹」主義，做了一鍋麵片，好容易對付過了一餐。

下午四時離小苦地赴車站，自綏遠同道來的同伴，也於二時抵達原平。六時自原平登車，車上塞滿了人，原平到太原爲一百一十公里，本來六個鐘頭可到，但這座車因爲兵多，秩

序欠佳，那些兵常常掏出盒子砲和司機倒蛋，因此車開得非常遲緩，走了十七小時，於三十日的上午十一時纔到達。

初踏進太原城，城裏的情形和兩個月之前我所見到的沒有兩樣，祇是空地上多了許多砲，太原城郊多了許多堡壘，正大和天宮兩個大飯店照樣開，市面也很熱鬧。

我住在天宮飯店，中央社總社加派去的一位記者，一個電台，那天剛到太原，和我不同而的住在一處，我們和當地的許多記者大家討論戰局，多數人的意見還是很樂觀的。理由是由是平型關打得很不錯，我的意見正和他們相反，理由是我所見到的我們的右翼是兵力太單薄，但我們的結論都一樣，這是目前的一種進退決不能看作勝敗，敵人即便把全山西拿過去，沿鐵道線一直衝到黃河邊，然而他的困難，却是與進展俱增的。

這是三十日夜裏的事，那晚上我洗了個澡，覺得精神煥發，高談闊論，非常痛快，一日又平安過了一日，雖然敵機來了兩次，投了六顆炸彈，但市面上還沒有什麼紊亂的情形可看出來，祇有晉鈔跌了一角，法幣一元可和晉鈔換一元一毛。

——何承德——



出太原城

黑暗中的太原

吊罷忻口戰場歸來，一縷新的感觸，使我不忍遠離這座古老的危城，牠已在敵機亂炸中，人們都向外跑。我爲珍貴最後的消息，仍由汾河西岸搬進城內，到最後一分鐘前再退出太原城。

我要週覽太原城內的景況，因爲敵機不時的襲擊，時間上辦不到，彭雪楓先生要助成我的願望，把小汽車借我隨意使用，這是值得感謝和愉快的事。同行的有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來此間工作的吳蔚兩位攝影師。他們無意中遇到最後機會來拍攝這座危城，不是無意義的。

汽缸上的電嘴子剛跳動，哭泣般的警報，在一羣重轟炸機聲下響着，我們爲謀汽車的

安全，不顧危險，開到城下避難室。避難室除躲避飛機外，還儲藏汽油。這裏的汽油，在前一天的黃昏遭了火，現在還冒着濃厚的黑煙。失火的原因傳說不一，最容易判定的罪犯，是「漢奸」，這是責任問題，不是攔在漢奸身上就可了的。其實不負責任造成的過失，也等於漢奸。暮色已蒼茫，空中始無機蹤，已定的計劃，給它破壞。傾圮的電桿，倒塌的房屋，一片的破碎，已夠我們難受！

白天的巡視不可能，黑夜中的太原市上剎那的繁榮，我細心地去觀察。

我每次經過石嶺關時，內心中總是浮起「這裏還能守一下」的信念。最後一次在三日的午後，我寄語安慰雲中河畔忠魂，猶以石嶺關來勉勵，孰知次日的晚上就陷於敵手，更想不到在土地淪亡的悲痛前，還串插一件痛心事。

石嶺關給敵衝破，在青龍鎮的作戰計劃，不能實行，半月以前構築成的防禦工事，不能發揮牠的作用，因此太原城的危殆，直逼而來，十一月四日晚上剎那間的景況，只有我以新聞記者的立場在街頭上觀望。

電燈廠裏的電力，仍舊輸送，因為連日炸彈的轟炸，電線網紊亂，電力不能送達全市，僅幾處路燈放着光明。黑暗處的行人，互相以咳嗽聲來探路，避免碰撞。散亂的電線，不留意時，像鐵鍊套到腳上來。

在偏僻的街道上，偶而可以找出幾個人來。靜寂的閭巷中，有一批人們在大肆活動，窮漢的漢子，拾垃圾的苦兒，手握着黃豆大的燈光，乘隙踏處的搜羅，平日他們到了那裏要被叱的紅牆門，今夜他們得自由出入。

幾天前政府通知民衆遷出城外，由警察傳達，全市騷然，由前線退回的軍隊，希望過太原時補充一些冬季用品，正式商店都關門而走，幸各小商販還留戀這最後一個市場，以剩餘的下等貨物，賣上等價，猶恐不夠賣，這麼好的銷路，二十餘年來沒有過。可買的商品，有鞋襪，毛線編織物和洋蠟，老糟子（酒釀）滾雞蛋，豆腐羹粉條的小食担。小食担子給饑餓的人們包圍了。這個市面，在土貨商附近繁榮着。

郵政局的職員和軍郵同志，工作情緒與往日不同，總觀察傅德衛先生在櫃台外邊防

範無理取鬧的士兵來滋擾，他所持以禦壓的武器，祇他身上一身軍衣而已。他對工作很負責任，不到最後五分鐘不退走。這時確已到了最後，他約我同走，但是我爲了我的工作，不能同行，彼此強做笑顏的別了，約在臨汾再見！

我走出郵政局，一對外國的青年夫婦在門首細語，他們的一切，我都不管，但是他們滯留這危城中不去，我有點不放心。

黑黝黝的街道，人羣匆忙的往來，他們沒有閒情來注意一個美麗的機會，一位青春還沒消逝的女郎，因爲黑暗的吞嚥，看不清楚的最美點，苗條輕盈的身段，有相當的動人處，浪逐於人羣中賣弄色相，黑暗中難得知客賞識。希望胭脂的香味去勾引今夜夢裏情人。她由牛肉攤上出來，兩個士兵護衛着西去。動員娼妓上前線慰勞忠勇士兵的希望，我無意中發現了她。

閻百川先生這夜裏離開太原了，離開他經營二十餘年的太原了！

夜渡汾河



西線

十一月五日天明後，在太原城裏的人物，可以數得清，衛立煌、孫連仲、傅宜生、周恩來、彭雪楓五位先生以外，還有一個不負軍政責任的新聞記者。

因有孫連仲先生來太原，知道東線北線的消息已淆混。榆次說太原已失陷，太原說榆兵臨城下，僅六十里的距離，情況失去準確聯絡，豈不笑話？這次晉北戰事的進展與後退，全受晉東影響，李默庵一軍及其他部隊在忻口大白水犧牲的代價，給娘子關失守掩沒了孫連仲部的苦支精神，也在這個失敗中消沉了！

敵方知道我們防空撤退，飛機飛行極低，轟炸時間比那一天都長。

一輛坦克車，不上千的敵人衝破青龍鎮，逼近皇后園，明晨就可到太原城近郊作戰，今夜我們必須退出，其他的人都要退出，只有傅宜生先生不能退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他應該與歸綏城共存亡，太原城由閻百川先生或其他晉軍將領來守才對得起綏遠民衆，這個大錯已鑄成，在目前的晉綏將領中，也只有傅將軍能担負起這艱鉅的任務，這是他人格的偉大，並不是他的軍事學識有超人的特長，我們一方覺得今日國家危機嚴重，一方爲愛護

傅將軍，所以如此的來批評，希望傅將軍更加努力，担負比守太原城更艱鉅的復興民族工作。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一切收拾好了，準備與太原城告別！北面的黑天空，有一團熊熊的火光，城外是起火，了，為掃清射界，有計劃的燒的，敵方隆隆的砲聲，隱約聽得清晰。是我們可以走的時候了。

向晉南退的路有兩條：一條經榆次坐同蒲路火車走，一條由太原南下汾陽。榆次已成問題，當然不能走，只好渡汾河去汾陽了。汾河上的橋壞了，過的人很多，汽車不易通過，我們決定出西門由鐵橋通過，到西門已閉閤，雍塞沙袋，城外的路也已切斷，幾經交涉，允開城架木板，以便利我們的汽車。我們三輛汽車一輛失散，坐汽車去找汽車，回來，城外路上已埋下地雷，不能通行，又折回南門走汾河橋。得在太原城內多走一同，心裏非常愉快，可是大街上昨夜的一切却不見了。

汾河橋與鐵橋間，沒有貫通的路西北上有一條軍用橋樑，祇便利西北方下來的軍隊，

太原城東南北三方的人馬車輛，必須由這裏通過。原來的橋已壞了一股，剛巧壞的有水的
一面，所以架設臨時橋樑渡過汾水，又在中間河水淺處填成一條堤來，和原來的大橋樑接
着，還算方便。但是這夜上就覺得大大的不方便。

人馬車輛擁擠到兩里路長，前面的聽到橋斷了，要折回走，後面的往前擠，前擁後擠，像
絞繩機上的繩索，愈絞愈緊，河邊上有幾輛裝甲汽車，擠在人堆裏等個空閒逃過汾河。人山
人海，水洩不通。一位士兵等得不耐煩了，把馬使勁鞭策，希望這匹馬怒奔，衝出一條路來，但
是一無進展。就是衝出垓下的楚霸王來，也難突此重圍。

鎮靜的在路旁打火取暖，甚有睡將起來，等擁擠過了再走的。但是民衆見到如許軍隊
亂逃，惶恐與驚駭，失去了主宰，像被圍的小鹿跟着浮動的人羣磨擦。大人的吁嘆，小孩的啼
哭，慘不忍聞。

汽車絕難通過，同行的某先生見勢不妙，就主張單身擠過橋去，一切東西都丟了。僅帶
無線電機件。這時誰也不能照顧誰了，誰能逃過了河，就算逃了命，因為天明後敵機一定要

來襲擊。

擠到橋上，人都緊貼着不大動，因為汽車堵塞了去路，同時彼此有跌下河的危險，所以不敢騷動。只有騾子不了解這危險環境，仍舊尾巴一拂，兩條後腿使勁一伸來搗亂。有幾隻牲口已淹在河內。河水沒及腹部，潺潺的流聲，越發有臨淵的戒懼。遠處有十餘輛汽車上的燈光移動，疑懼的恐怖使人戰慄起來。大有劉備過河，盼望有趙雲來救駕的窘狀。有人主張把汽車翻到河裏去，這個意見受萬人歡迎，但是來舉手的人很少。願意像碗邊的螞蟥沿着汽車爬過去。行李與人墜入河中，還算僥倖，沒像石達開過渡時，人像落葉般飄浮水面的那樣淒慘！

已經子夜，待渡的人還有十分之八，這樣天明後的慘劇，不能想像，於是有人冒險涉水而過，有馬有大車的能如此過，沒有馬的人，只好擠到橋中間，擇淺水而涉，我也只好穿着靴子下水，冰涼的汾水，淹過膝蓋，也不擦起我的皮大衣，由牠儘可能浸到水裏去，這河水還純潔時，多與河水親近一下。留個痕跡在衣服上，記住了這夜的創傷！留着將來，將鴨綠江水

來洗濯地。

過了河，好像把敵人打退幾十里，精神上輕鬆了許多。沒過來的在對岸喊叫，已過來的找尋部隊的喊聲，烘濕衣取暖的火兩岸均有，真是叫聲連天，火光遍地。

我們有三輛汽車在汾河兩岸，所以仍有汽車坐。軍隊塞途，汽車從人叢中鑽出去。大車時時截斷了去路，尤其過河，總是費了很大的時間。民衆疲乏了，在路旁的麥草裏睡將起來，汽車，大車，軍隊通過踏起的塵土，飛揚到他們身上，好像一條毛氈，小腳婦人坐在地上撫摩着苦楚的腳，就是她日夜不息的走，怎麼能跟得上呢？看見了她的腳，也想起了我潮濕的腳來，因為夜寒的侵襲，麻木得像冰箱裏取出的冰黃魚。

天色曉亮，道路看清楚，可以快快的走。但是空中的顧慮，隨着曉光逐漸增加，路旁翻了的許多的汽車，不是夜裏走錯了路，定是遇了飛機驚慌而翻了的。

我們到交城住下，交城距太原百二十里，這百二十里內的民衆都逃了。

交城二日

經過一夜的緊張，每個人的形容狼狽不堪了。到了交城，我們停止前進，因為要與前方的軍隊聯絡，同時要等等衛總司令，聽取天明後的太原情況。另一方面為顧慮空中的危險。由太原到交城一百二十里，這一百二十里的路上擠滿了軍隊，我們用汽車趕，沒有趕出這條人的行列。汾河東岸還有一大堆在待渡。我非常驚喜，驚喜晉北壯烈的犧牲中，還有這麼大的力量在，山西的抗戰前途將來還可發展到晉北，太原城的艱難，是暫時的。

但是，他們急速地向遠處走，使我感覺不安。因為太原城內預備着三個月的給養和軍需，希望傳作義將軍在城內守相當時間，待我軍集中反攻，解太原的圍。如今各軍紛紛遠退，究竟怎樣集中？誰來解圍？

在軍事觀點上，太原在全面抗戰中的地位，彷彿西班牙的瑪德里，必須守住，但是在立體的戰爭中不容易守住。唯有在太原城四周配置兵力，取外線包圍，減輕太原城內守軍困難，掩護後退軍隊休息整理，而箝制敵人兵力，不能即速南下。在反攻戰術上可以減少許多困難。但是一路上所得的印象，尋不出這麼一個反攻的事實來，一夜中的太原，危險到如何



西線的血戰

程度？我們還無所知，但是，總是救人不能放心的事。

軍隊沒有統率，沒有目的的繼續退走，空中威脅消散了的傍晚，公路上的兵，又像汾河水樣的流動了。我仔細看過他們的精神和裝備，不像退却的散兵，本來北線上沒有敗，因為東線影響他們退的。但是他們的退，有的去追尋他們的長官，有的因為長官沒有命令他們退到何種程度，所以亂退，退得越遠越好。

在這全面抗戰中，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發生我在他們的行動，言語，形色中去求出問題的答：（一）始終居於被動的戰略，使他們不感興趣。（二）高級指揮官的企圖心不旺，屢失戰機。（三）各軍不能協同動作。（四）指揮官指揮失宜，減低了他們的自信心。（五）對受傷戰鬥員救護不力。（六）缺少精神上物質上的鼓勵，民族革命的意識不能蓬勃。南口守勢抗戰的接連失敗，在今天的潰退中暴露出來了！西戰線場上的失利，每一個中下級幹部和戰鬥員，是不負責任的。他們已盡了一切的力量於戰爭中，假使能糾正了以上的問題，他們還是英勇百倍，還能夠拼命殺敵。

當前待決的第一問題，是趕快收容潰散的士兵，加以整理補充，仍可成爲軍隊，否則前途頗多危險。

我們因爲聽取太原消息，到處尋衛總司令，沒有尋到，在路上碰到一件不痛快的事。一輛裝甲汽車被漢奸縱火燒了！

事由是這樣的：兩輛裝甲汽車由榆次退下來，半路上有他們的同伴，因爲他的車子壞了，要求隨車到臨汾去，他們熟悉他，所以收容了他，到了交城車站，他們都下車吃飯休息，沒有派人警戒，那同伴就乘了這個疏忽，把洋燭點着了油箱，燒了起來。他還想把着了火的棉軍衣去引着那另一輛裝甲汽車，終於被發覺了，萬不能饒恕他的漢奸行爲，把他綁起了。

他的面貌，我們在黑暗中看見他的輪廓。一點沒有差，和我們一樣，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而且比我們還行，他爲什麼做這喪心病狂的事，他怎麼會被人利用，找不着正確的答復來。葬身火燄中的汽車，孔穴裏冒出尺巴長的火舌，子彈手榴彈連珠般的炸裂，在無代價的燬滅。我恨不得把他推進火堆裏燒死了他，抵償了損失。但是，我即如此懲罰了他，不過懲

罰了一個小漢奸，我們要懲罰大漢奸，有大漢奸才有小漢奸。

車上的彈藥，足足爆炸了一點多鐘，驚動了附近的人們，閻先生在半路上也以為敵人追來，派人趕回叫他參謀長快快離開交城。

太原的情形轉變得怎樣局面了？大家的心中帶了這個問題入睡，睡到半夜有人來敲擊我們的門，要進來，雖然有守夜的衛兵隔門應付，但門外的聲音，使人驚懼有不幸的事將發生。後來知道他們是叩門求宿的退兵。變亂的環境中，易生杯弓蛇影之想。

因為利害不同，觀感也就有差別，村民憂急他的小米給吃光了，我們顧慮村中住了如許的兵，有遭炸的危險。飛機果然來了，熟練的聽覺，很遠就辨出有重轟炸機。結果公路上有四條生命停止吸呼，再沒有重大的損失。

太原方面的消息，自六日起就被包圍。敵人自榆次下來，先佔領太原縣（陽曲西南四十五里），北面之敵，跟追我北面中路軍過汾河，再未南下，與佔領太原縣之敵圍攻太原了。七日敵人騎兵到清源縣，遮斷我軍進路。太原城陷於孤立中，能夠支持多久，頗成問題的。

五日晚上不及過河的人還有很多，次日天明後敵機就來掃射。聽說射死的人數在四百以上。這個慘劇，我們知道免不了的。假如那夜有渡河司令在維持交通，這些人都能過河，何至於遭敵機掃射，白白犧牲。（二六，十一，十一，交城）

——長江——

晉東戰役的檢討

記者現在把晉東戰役來作一番檢討，我們不怕失敗，我們要在每一次的失敗中獲得一點寶貴的教訓，在長期的抗戰中，若能逐漸的校正我們的缺點，勝利才有把握。記者由今日指揮晉東全部戰事的某方面，得知晉東戰役的概況，他們的說話最確實亦最公正，結論亦有相當價值，可惜記者因種種關係，還不能把真相全部獻給讀者，這是記者心中所最感不安的！

晉東戰事發生之初，最缺乏一個適當的指揮官，於是×××便負了這獨當一面之責，他很想在這方面盡一番救亡的責任，然而他無直屬部隊，只帶了五位參謀，所指揮的軍隊又極複雜，一部份軍隊的素質較差，軍官對命令也不能積極貫徹，致步驟不齊，常失機宜，此為東線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於十月十日夜間離開太原，十一日晨到達井陘，當時×××負臨時指揮的責任，×到時雖覺對軍隊之部署上有校正的必要，但時勢已不允許，就按×所已決定之計劃實行，當即回娘子關。敵人十一日下午四時已到達井陘，進攻長生口與雪花山，當時雪花山之守軍爲××師趙××部，趙本人雖極堅決，但所部兵力單薄，本不足以當此重要陣地的責任，至少應配備其他有力部隊協同負責，當時的部署上未注意及此，致雪花山一帶陣地相繼失守，至十二日晚間，敵軍即直達舊關，×××部×××師與×××師當時本指定由洪子店前進守黑石關一帶要口，防敵向孟縣迂迴娘子關後路，但×部未能及時到達指定地點，一方面要指揮部隊防舊關之敵，一方面又要調兵駐守孟縣方面，防敵出娘子關以北侵入後方，兵力既分，防禦舊關的力量更形單薄，當時舊關方面極爲危險，故最初的部署未週，爲構成東線失利的又一原因。

當舊關告急之時，×頻調兵，簡直是無兵可調，×部兩師行方不明，後來×氏只調工兵一營到舊關附近。×××之第×軍則始終在於側魚舖九龍關一帶，初未遵照命令行事，後



戰線的進展

來礙於軍法始遵命前進，但甚遲緩，未能如期到達指定地點。抵舊關附近時已遲一日。第×軍×師雖能及時到達舊關奮勇擊敵，然只由側面攻擊，未能深入舊關狹道中斷敵後方路。因此種種原因，致舊關形勢日形惡化。若非孫××將軍及時率軍趕到，與第××軍教導團之勇於犧牲，則舊關早在十月十三日已經失守矣。

孫軍原係由平漢線調至陽泉一帶，向晉北增援，因舊關危急，臨時中止前進，加入晉東作戰。十三與十四兩日，敵屢次猛攻，距×之司令部所在地不過一兩百米，因孫部奮勇，在關溝殲敵六七百，敵始後退，然旋復增援來犯。至十五與十六兩日，××軍教導團又增援，該團二千餘人均為晉軍學生，政治水平較高，異常奮勇，又在關溝殲敵千餘。我該團犧牲亦大，雖只餘二百餘人，仍與頑敵對抗到底，為民族而犧牲，功在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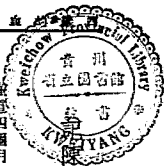
×軍到達後，屢戰不利，其原因固多，然該軍初到，陸地不熟，衣服單薄，槍械不良，未得應有之補充，故其失利，亦有可原。

二十六日娘子關失手以後，我軍仍節節抵抗，在平定、陽泉一帶不斷的發生血戰，因兵

力單薄，無力反攻，至四日晚由壽陽退至石貼鎮，始結束晉東抗戰，轉移新陣地，向太谷方面退去，言之實堪痛心！

當敵由正太線西進時，××部向北退去，×軍向南退去，××軍被敵包圍於平定以南，鐵道線可以說完全為敵人避開，始終在鐵道線之正面與敵對抗者，惟有孫××軍，××軍教導團所餘兩連與趙××之××師之餘部，這三部份可以說是東線自始至終抗戰最力犧牲最大的部隊，值得稱為「民族英雄」，值得受全民族的頌揚。（十一月十二寄）

——李 雲——



陳長捷將軍

在這四個月以來抗戰的過程中，有成千成萬的無名英雄爲國家爲民衆而犧牲了，我們不能一個一個的舉出姓名，把他們英勇的戰績表揚出來，殊覺遺憾。不過我們可以籠統的說一句，他們的英勇精神即敵人也爲之叫絕，爲之驚訝，華北的抗戰雖然有部份的失利，我們對於兵士不能加以絲毫的非難，死傷的兵士固然都已盡了他們對於民族的責任，即未死未傷的兵士對於失敗也不負責，最大的責任是應該由他們的長官負之。

自然，各戰區也有許多英勇的軍官，四個月以來已有不少陣亡和負傷的，功在國家民族，自不能一概抹煞；即未死未傷的軍官中一定還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戰績爲世人所未知。我們只能漸漸的搜集這些材料，逐一發表，藉以激勵國人，表彰有功。就第×戰區而言，某軍一月以來基於其特殊經驗工作表現的特殊戰績，已爲世人所週知，不必贅述。個人中如孫

連仲衡立煌，都夢齡湯恩伯諸將軍在×戰區中都有驚人的戰功，孫將軍的榮譽，記者於以前的通訊中，曾略有紀述，目前又得到關於別一民族英雄的一頁光榮戰史獻於國人。

「陳長捷」這一個名字，可以說是「不見經傳的」，要不是半個月以前報紙上登着國府命令，任他爲六一軍軍長，這個名字對於我們可以說是十分陌生的，可是他在這次晉北的抗戰中却表現出決心爲國犧牲的偉大精神。記者今天在車站上遇見晉北別軍受傷的兩個軍官，問他們作戰和掛彩的經過，他們就首先稱贊陳長捷將軍。

××的總司令是衛××將軍，前敵總指揮是王××，副總指揮便是陳將軍，晉北當嶂縣失守以後，情勢已極險惡，後來其所以能轉危爲安，屢挫敵鋒，支持到一月以上。固然原因很多，陳將軍的神勇和堅決，使全軍振奮，敵人喪胆，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當時總司令部設於忻縣，距火線約四五十里，王總指揮駐於二十里鋪，距火線約二十里，陳將軍所駐地點距火線僅有一里之遙，敵擬把他週圍轟炸成一片焦土，他還是指揮若定，屹然不動，閻司令長官和衛總司令部嘉其忠烈，屢勸爲國珍重，稍向後移動，以避免危險，他始終未從，直到本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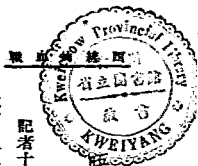
日，因督軍告急，他奉命率軍馳往增援，這才離開前線。

凡是不奉命令而後退的軍官和兵士，他一律以軍法從事，毫不留情。他說：「我奉命指揮，惟知軍法。」不少的軍官雖然是他的好朋友，只要後退，即處以死刑，有一個團長，不奉命令帶着兩百兵士退下來，說實在抵不住了，他說：「我由察哈爾懷來作戰以來，將所部十團兵力犧牲只剩下三四百人，十個團長死傷了六個，如今還在此地撐着，你一團人還有兩百多，爲甚麼就要退下來，我這裏通不過，吾人受國恩已十餘年，今日再不決心爲國犧牲，不惟對不起國家，也有損於軍人的人格。」那團長還是跪下求情，他便密令衛兵於十分鐘內把他拉去槍斃了。他於臨刑時還對衛兵說：「讓我見見團長，我同他是至好的朋友，何至槍斃？」對於那兩百多兵士則以機關槍掃射，死傷二十餘人，別的便知命令難違，又回到火線上去丁。

另有一個旅長杜某，也不奉命令退下來，陳將軍令他回火線去，否則軍法從事，杜某依着自己是×的親戚，且身爲少將，竟然抗令，他說：「你也作過旅長，你和我同事，就這樣不

留面子？我要爲總指揮打電話，不能認你的。」陳將軍說：「我在前線，只知道有軍法，這個時候說不得司令長官和總指揮，總指揮若恕了你，我這裏也通不過。」杜某這才回到火線去了。類此的事情還有許多，他雖然是副總指揮，事實上負了總指揮的責任，當察哈爾戰役中，陳將軍率合增兵懷來，張北口失陷，南口退兵，懷來已被日軍包圍，陳將軍因未奉撤退命令，仍與敵對抗，後來湯××將軍勸他速退，說命令已派人送去，正在途中，應急撤退，他這才衝圍而出，此役其所部已死傷過半，接着又在雁門關內作戰至今。

陳將軍是福建閩侯人，年四十一歲，保定軍官學校第七期畢業生，畢業後在山西任排長，後升任傅懷義師的參謀長，某次內戰中，於三個月內，因軍功由參謀長以次升任團長旅長，最後升任第九師師長，民十九內戰結束後，山西縮軍，改任二零八旅旅長，屬李生達之七十二師，李師調赴江西時，李升第十九軍軍長，陳將軍又升任××師師長至今，李張膺槍決後，中央又令其兼任李所遺××軍軍長之職，極爲蔣委員長所賞識。（十一月八日）



晤會延毅將軍

記者十二日由臨汾乘汽車赴汾陽觀察我西路軍事情況，十三日行抵距汾陽西南約五六十里之兌九峪附近時，聞汾陽我各軍已於十二日完全撤退，移地集結，敵人已過交城到文水，敵坦克車距汾陽縣城僅二十里，縣城四門關閉，由保安隊警察維持秩序，縣長已逃。記者鑒於形勢已非，不便前往，即夜折回，抵臨縣時已夜二時矣。沿途見軍隊絡繹南行，番號雜列，秩序不伴，交城、文水、汾陽、兌九峪各地均被××，沿途居民××××，抗戰如欲勝利，此種軍民水火之現象必須積極掃除。兌九峪為晉西一重要門戶，目前我有若干兵力扼守，若欲保障晉南之安全，或進而謀收復太原及其附近各縣，兌九峪至臨汾一線之重要，實不亞於其他各線，當局已注意及此。就目前此線之形勢言，記者認為軍事上之配備，頗欠充份，隨時均有發生危險的可能，敵人未到，當地民衆即已遭流離失所的痛苦，尤為一大隱憂。此

總若一旦爲敵所乘，將牽動晉南之全局，望當局亟予補救。

十二日記者北去時宿隰縣之夜，曾晤與傅作義將軍共守太原之曾延毅將軍，談太原八日失守之經過頗詳。

當敵入本月四日夜間進至太原以東六十里之石貼鎮時，太原我軍政領袖及各機關人員即決定即夜撤退，留傅作義將軍與曾延毅將軍共負守城之責，傅任城防司令，曾任戒嚴司令。五日中午敵已漸到太原郊外，開始攻城，我城內亦即應戰，至八日城失守時，共守四日。就中以六日至八日戰事爲最激烈，敵每日由晨至晚，不斷以飛機大砲轟炸，城內建築物三分之一被炸成瓦礫場，三分之一被燒，景象極慘。至八日上午九時許，敵先以砲轟開東門，我方以土袋掩塞，敵又以聯珠砲攻陷東北角城牆，其步兵在飛機掩護之下，由缺口衝入，我無法阻止，乃轉而巷戰，至午未息，午後二時許，敵佔我鼓樓，猛烈攻擊，我見大勢已去，乃開始由西門與南門退出，且戰且退，雙方均受重大犧牲。

敵攻城時著重於東北兩面，故留西南門爲我退路，一面攻城，一面在我西去必由之汾

河岸上，佈置伏兵，並炸斷橋樑。當我軍退至河岸時，忽與敵作遭遇戰，傅將軍與傅將軍分率部隊應敵，終將敵衝散，乃涉水而過，時敵機由上投彈，敵軍復來河岸掃射，故我又遭犧牲，因水較深，淹斃者亦不少。此役犧牲之確數，尙待調查，大約總在三分之二左右，當晚渡河後，傅將軍赴某處收容部隊，曾將軍亦來臨縣收容。

有人謂民國十六年傅將軍守涿州曾守至三月之久，何以此次守太原只能守四天？那時是內戰，現在是國際戰，兩者的情勢根本上不同，不能作比較觀察。我們只說爲甚麼不能久守的原因，第一是守城的兵力不夠，第二是晉北撤退時未實行原定與敵周旋的計劃，然而從根本上說起來，在現代的戰爭中，守城根本上是一種很笨的戰術，無論有多少兵守無論多堅固的城，沒有能長守而不被攻破的。

守城的兵力雖號稱十團，實際上不過五六千人，其中傅將軍所部六團，經過數月以來長久的戰役，不過一兩千人，閻錫山衛隊旅旅兩團，人數雖較多，也不過兩三千人，此外有李服膺舊部兩團，亦只七八百人，至於商人及居民早已逃避一空，所留者不過有些衰老與

殘廢而已。軍隊得不到人民的援助，飲食亦感困難，疲憊之兵，自難望其施展背城借一之勇。

晉北各軍撤退時，原決定對敵曳戰，至太原城外時，與城內守軍互相策應，使敵不能接近太原城，利用其砲火威力，但未能實現，各軍一直趨太原而退往汾河西岸，根本上無繼續作戰的企圖。太原城內守軍又少，不能出城佈防，沿山敵人接近城牆，結果不能不守城牆，城之面積既大，如何分佈敵人在城外里許之高地上砲擊我城內和城牆，又以飛機轟炸，如何能守？然而傳將軍雖明知其如此，亦決與敵血戰到底，決不自動放棄，寧受重大犧牲，亦決不使敵獲探囊取物之便，貽我以「不抵抗」之議，明知不守而又非守不可之理由便在於此。

曾將軍與傳將軍在校時為同學，出校後為同事，二十年來兩人形體不離，親如骨肉，傳之戰功獲助於曾者不少，昔年傳守涿州之役，曾為其砲兵團長，亦協助守城，曾將軍說，涿州之能久守，固由於城小而堅，然內戰較國際戰爭畢竟緩和得多，不能相比也云。（十一月十三日深夜寄）



附 錄

郝夢齡將軍陣中日記

郝軍長錫九，劉師長鍾磊，本年十月十六日陣亡於晉北大白水之役，兩公殉難之烈，爲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所僅見。公等畢生，武德武功，俱足法人。軍書旁午，猶能逐日記其所事。本報茲商得兩公家屬同意，擇其最近陣中日記，公諸讀者。按原冊所記，郝公止於十月十五，追殉難前一日，尤有記事。劉公則止於十四日，初不料越日即作壯烈之犧牲也。茲所刊者，自十月一日起，十月以前，則因關係軍事秘密及私人生活者較多，暫不發表。以下先自郝公所記始，再及劉公。願讀者閱後，更能進而效法其勇敢之精神，則兩公雖死猶生也。

編者謹誌

十月一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七〇。」

早起電話孔旅長及閻師部到石莊附近，準備今夜登車，飯後乘馬到襄垣車站，因無車，至高遷李團長處，并約王旅長同登車到石莊。一面令李明日到大郭村登車，十二時到石莊，仍住懷新花店，到石門中學訪張春生。據云：衛××部亦開山西。又到閻司令處，復到石門謁林廳長，據云：委座以山西重要，令閻部援晉，商部守平山×城線，將來孫部守娘子關。臨行，林面諭今夜開出兵車八列，而後運輸後部。歸來有多數鄉親逃出來找，無法爲力，原定今夜返家一行，因無汽車作罷。十一時三十分登車，到十二時三十分始開車，正太起初次走，今夜入山西境，兩月來行軍，經過六省。

十月二日

「星期六，氣候晴，溫度七〇。」

早七時到陽泉，此處產大煤，名冠全球，并有鐵礦。停車三十分，士兵買熱給養，一元五斤饅首。十二時到榆次，途中接到警報，停車樹林內。午後二時始抵太原，平嵩票車九時餘，兵車行十四小時，下車住山西飯店。當謁陳雪軒院長，老友魏郁周來陪，對晉方一切情形甚熟。午

後七時到綏署謁朱參謀長，賈秘書長，聞總司令長官，而後又與徐子忱通電話，聞石莊今日敵機轟炸甚重，三二四團已開去，師部各處勉強通車。給養被炸，傷兵二名，留石醫治。午後老友劉律師來談此次晉北失利，李慕顏被扣經過。今夜朱參謀長來催先開三列車至原平。

十月三日

「星期日，氣候晴，溫度六十五。」

早起與陳團在車站訓話，又到東關街與孔旅官長訓話，大意爲此次戰爭，爲民族存亡之戰爭，只有犧牲，如再退却，到黃河邊，兵即無存，只有官長，此謂我死國活，我活國死，定要實行連坐法。完畢，敵機來襲，即就近在空地內躲散。十二時在孔旅部午飯，與老友王飛鵬談營軍情形，歸來劉師已率師部人員到，決定今夜北上督戰，又率劉王等到綏署與前方王旅長電話，已到忻縣前方，姜旅守原平，又發現敵情，就開車到忻口鎗下車，而後再徒步前進，又謁閻朱，要求官兵棉衣及毯子。

十月四日

「星期一，氣候晴，溫度六十五。」

今上午〇點三十分，到正太車站登車，轉同蒲路車站，魏劉送行，至上午四時始開出站。至高村因上坡機車力小不能行，留下三輛，而後行。將到平社，見敵機八架又來襲太原，過平社車站，停數列車，未擲炸彈，當在此地下車躲避，及令官兵做飯，至午後四時三十分始開車。六時到忻，下車有楊澄源軍長派參謀等候，即赴該軍部。八時與楊軍長談，據云：前方戰況甚佳，又借電話與綏署朱參謀長報告，軍隊到達位置，及王旅李團便衣隊在平地泉與敵便衣隊接觸，傷三名。九時開車，機車又壞，連換兩次始開出。夜十二時到忻口，與王旅長談前方情形。

十月五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早冷，午熱，夜涼，一日有四時之氣候。）

早三時，戴圍長來，六時孔旅長來。在忻縣車站領棉軍衣五千一百套，官長三百餘套，耿



西 綏 綏 綏

子一百二十匹，平分兩旅，及師部各處。七時，同劉師長各旅團長到忻口西北高地看陣地，又過河到二團團部，據云：今晨之砲，係該部自放之砲，午後一時歸來，×總司令派來李高級參謀視察。據云：××師已到太原，今日由太原步行出發，明夜或可到忻縣，到齊後，以備出擊。接×總司令來電云：離縣之敵，有向後撤退之模樣，按各處情況判斷，不確。午後四時，敵又以大砲迫擊車及飛機轟炸之下，仍攻原平甚急，并敵騎一部，到我陣前，十餘次警戒及偵察。棉軍衣已離，馱子尙差半數，如齊收，而後行動較便。

十月六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六時起床，擬遷入××辦公，沿河視察地形，見官兵作工，多不得要領，到界河鋪，敵機偵察之後，轟炸原平，自晨至午，敵攻原平西北方甚急烈，午間電話不通。崔團援隊到此，因等候彈藥，直至七時始出發，接閱總司令及劉書霖電話：××軍接右翼陣地，×××師接奇村鎮。九時三十分，與姜旅副官長通話，據云：仍固守土圍，因北西兩關，較城內地勢高，恐不易守，

希望我師派隊發來，當派李團長榮，率兵兩營，送崔團進城，及保護彈藥車。回憶援助晉軍守城之圍，平安解除，此次仍可援助，反解其圍，前者係內戰，此次係國際戰，較有功於國多多矣，或因李服膺槍決，晉高級將領，已具必死決心。

十月七日

「星期四，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早起王參謀長由井跡來，據云，在井參加軍事會議，部擬××，衛××，楊××分任三路總司令，俟集中完畢後，開始向當面之敵攻擊，（略）劉書霖已到宏到鎮，取得聯絡。午間到孔旅長處，相距甚遠，晚飯，同鄉靳西銘來，彼任陽明飛機場站長。（略）六時與五團官長訓話，今日接到晉山砲×尊，中央××砲×連到忻口。

十月八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起擬與×軍長同赴太原，接郭寄囑電話云：×日內進駐忻縣，不必前來，早飯後同參

師長沿××經界河鋪官村南懷化趙家莊劉家莊（實地劉村）張家窩金門鋪巡視一週約四十五里。歸來接王軍長××通報，八日早三時，敵入輝縣內城（略）將此情形轉電×總司令，朱參謀長矣。晚接原平姜旅電，敵又攻原平。十二點三十分，接×參謀長電云：原定集中完畢，即行進攻，刻輝縣又失，改先取守勢，將工事及陣地內通信先設備好，接×作戰命令，左翼友軍×××師，以奇村永興爲界，右翼友軍×××師以××爲界。

十月九日

「星期六，寒霧，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六時同劉師長王旅長王參謀長，到河東岸看陣地，見鄭正面過寬，右翼××連絡亦不確實，擬將陳團長再率×營過河，不過左翼友軍，尚未取得聯絡。十時據某團附到此云，×軍長率部×××人已到河東大蘇村，當將此情形轉朱參謀長矣。午後接到×總司令令，本師担任之正面縮小，令陳團長率步砲各×營，到河東岸，以靈固折口鎮正面，據通報輝縣到有敵萬餘人，并在東關架橋，午後五時×軍×砲×門過河，因上午敵機在渡口投彈四枚，傷

×砲連班長一人又接×令：×砲兵××團歸余指揮（略。）下令，夜二分之一人數，進入陣地，嚴加戒備，防敵再犯也。

十月十日

「星期日，氣候早晴午後陰，溫度六十五度。」

今日爲國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回憶先烈締造國家之艱難，到現在華北將淪落日人之手，我們太無出息，太不爭氣了。夜二時三十分接報告，我陣地已到敵裝甲車及唐克車數輛，幸已有準備，將小橋折斷，車停橋上，派兵××出擊，將該橋上汽車燒燬，餘車退去。八時敵派重砲猛攻原不，此時又接×令，姜旅留予指揮，如早日出動，決無此事，午間接×部長途電話，令與姜聯絡，午後六時，×總司令來忻口，到××看陣地，歸來到部，談甚久，而後同忻縣，俟裝甲車到，擬明早派王營沿公路遊擊，并與姜旅連絡，砲兵今日皆進入陣地。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氣候陰多風，溫度六十度。」



關長有×××有改戰略之意。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早飯後到陣地，時有飛機來擾，歸來下令確實進入陣地。午後六時據砲兵團長報告：敵分三縱隊用唐克車十餘輛掩護步兵，由原平分二路向我陣地前進，又一縱隊砲兵一營向永興村前進，七時到前方，正敵機向我射擊甚烈，當令沉着應戰，非有命令不退。九時歸來，砲

昨夜風雨交起，二時三十分接×總司令令，派有力部隊，驅逐原平以南之敵，解姜旅之圍。即令三團×團長率兵兩營，三時出發，裝甲車未到，王營拂曉到平地泉，聞原平砲甚烈，九時有滇兵出城，恐此時城亦不保。午間接郭寄麟電，話姜旅仍固守東半城，士氣亦壯，決定今晚攻擊，部署以三四分兩路前進，六團跟進，五團候到原平後再跟進，見燒燬之敵裝甲車，載有飛機汽車多數零件。午後三時，接王團長報告：我裝甲車過小官道，在北三泉之敵，用輕重機槍射擊，并唐克車十餘輛及小砲向我射擊，晚飯後即開始動作，接郭寄麟電：×到并請示

兵團長報，恐石莊不保。孫退娘子關，如此，祖墓已淪亡矣，痛心已極。恐明晨敵拂曉攻擊，除與前線孔旅補充彈藥外，令××師一團，明早進至界河鋪，陳團到橋邊，以便支援王團，準備出擊。又原平姜旅崔團長到，悉姜旅長已陣亡，實為可惜，該旅傷兵等，代為收容，與郭朱參謀長報告。今日午後情況，又與劉軍長通話。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昨日正在前方督戰，歸來見有受傷官長，始悉南懷化××團陣地已被突襲，即令×師派兵×團由××往援，另將界排河之預備隊增援，并同李師長督戰，對××團訓話，仍繼續抗戰，將原陣地稍向後撤，歸來向×報告，想補救，請先將傳××撥×旅，以便明晨拂曉攻擊，是夜陳軍長××來此間，會商此事，派于旅同往，直至夜間三時始到，即向西方高地，至五時到，即向南懷化出擊，連日晝夜砲戰甚烈。（從略）

「星期四，氣候晴，溫度五十度。」

早三時上山，五時開南懷化，新陳莊出擊，×××圍在前，×軍在後，限三小時攻下，一時後即到達目的地，因××××，兩翼未動，故仍在原陣地，一千三百尺高地，亦到有敵人，令×師恢復，今日督戰，李師長負傷，戴團長負傷，官兵受傷過多，此次專為國犧牲，乃應當之事。午後四時反部，與陳軍長××商定×軍×團，明日出擊，聞一三〇〇高地有失去說，右翼劉壽霖亦有戰事，今日敵機亦見十餘架，三時將陣地分配完畢下山，李希武今日到營。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星期六，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仍如昨日，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

編者按：郝公日記，止於是處，翌日即在前綫陣亡，由其最後一語，「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可知。

劉家祺將軍陣中日記

十月一日

「氣候晴，溫度八〇度。」

今晨由寶壩之北陳村出發，乘馬至高遷車站，晤東垣浣生諸兄，旋由高遷乘車來石家莊，東垣兄亦隨來，「頃奉令我師開赴太原，」三時到石家莊後，謁林蔚文衛俊公及寄濟諸兄，因衛部亦向太原開拔，故軍長偕郭等，赴行營謁林蔚文，商洽開太原事，師部各處，今晨九時，由北陳村出發，午後五時到達石家莊，軍長今晚十二時乘第二列車赴太原，孔旅今晚已開拔完畢，王旅由明早十時在大郭村（距石家莊十五里）上車向太原出發，師部各處，規定明晚由石家莊出發。

十月二日

「氣候晴，溫度八五度。」

今早在石家莊師部各處巡視一切，早餐後，赴城角村郭寄濟兄處暢談二小時，十五時

敵機來襲，計十九架機，將本師之給養車輛轟炸，幸未傷，車皮炸毀，晚餐即籌備師上車赴太原事宜，廿一時第一列車離石家莊赴太原。

十月三日

「氣候晴，溫度八五度，」本日到太原。

今早車到陽泉，仍照前西走，十三時抵太原，下車赴山西大飯店，謁軍長並隨其赴綏署謁朱綏光參謀長及閻司令長官，並電話王東垣旅長，（此時在忻縣，）對前方敵人注意，回大旅館後，有劉律師魏文華來晤，多年老友暢談一時洵可樂也。廿二時隨軍長乘同蒲車北返，至晉北忻口鎮。

十月四日

「氣候晴，溫度九〇度，」今晚到達忻口鎮。

今晨在車上，仍然前進，因敵機時來空襲，白天車不能行，即在平社車站下車，避敵機空襲，于十五時再上車，廿三時到達忻鎮，有王東垣旅長在站台來迎，隨即與東垣兄赴忻口鎮，

村內商談本師將來抗敵諸事件，十九時火車路過忻縣，適有楊軍長派參謀來迎，予即隨軍長下車，進忻縣內，拜晤楊軍長，談談崞縣，原平敵我情形。

十月五日

「氣候晴，溫度九十度。」

今早，隨軍長在忻口鎮一帶山地偵察地形，十四時方返師部，適衛總司令派李國瑞高級參謀來部聯絡一切，十七時送彼乘車返太原。今日敵機轟炸原平數次，以致影響我們作業頗劇。

十月六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五度。」

今早起床後，隨軍長赴滹沱河邊偵察地形，並察看工作事，本日因飛機時來偵察，故在××××××××××，原平急急，姜旅勢不支，今日午後有崔團赴原平增援，本師派兵××××××××××，同赴原平，衛俊公黃××傳××等明日來此視察護送，並有接濟該旅之彈藥汽車十四輛。

察本師官兵對於構築工作事，頗不努力，諸多不能按照要領者，予深憂之，良以平時養成不振作之精神，一旦整飭，非易事也。今後對敵作戰之精神，如不決心，有必死之觀念，決難獲勝，本師官兵養成萎靡精神，實謂不明，對敵作戰實深憂之。

十月七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度。」

今晨起床後，敵機即來偵察，早餐後予即赴雲中橋附近視察地形，並察看工事，十時回師部，西生兄由太原來此，偕役赴雲中橋一帶視查情形，直至十五時方歸。今日主任公署派來配屬××××炮××，十五時隨軍長赴雲中橋附近，對第××官長訓話，予言各事，軍紀整飭，及對日作戰諸要領。衛俊公等今日未來。

十月八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度。」

今早偕西生兄，赴××團陣地巡視一週，早餐後，又隨軍去赴本師全陣周巡一週，直至

十八時方歸，晚餐後，始知韓縣失陷，潰兵來此者日衆。當即用電報報告太原。

十月九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八度。」

早隨軍長渡河，××團一營巡視，早餐後，又偕雪生兄赴××偵察砲兵陣地，途遇飛機（略）

近日來頗感不適，由南入北，生活不習慣一也；服務不能隨心所欲二也；目見漢奸之多，軍隊之無能三也。

我之心胸之寬，較前稍有進步，然仍有未盡然者。爾後須力改前非，察言觀色，絕對要有涵養，勿浮躁，以免爲人所輕視，大敵當前，須虛心籌劃，以克強敵，蓄志如此，不卜將來如何。

（略）

十月十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度。」



今早二時，我前進部隊，被敵裝甲汽車襲擊，結果被我跟蹤第三連用手榴彈將敵裝甲車擲毀一輛，我部開始作戰，有如此勝利，誠屬難得，予卽獎賞該連官兵。早餐後赴界河舖陣地巡視，適值敵機來襲，予卽避之，返師部後，敵機又來空襲，并未下彈，晚餐後，衛總司令，偕寄濟兄來察看防地，予隨軍長引導赴前綫巡視一週後，卽返師部，衛郭亦同來，囑咐一切，十二時，方回忻縣。今日國慶，天氣晴和，開始作戰，卽獲勝利，將來之結果，決得美滿，吾自努力以裨此戰爭，庶不負國家之培養。

十月十一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六度。」

阜信雪生兄赴陣地巡視，早餐後，派王團之一營，隨裝甲車赴前方搜索，（略）十六時得前方消息，原平失陷，以故此地受驚，本晚卽令第三團與張營在板市一帶陣地佔領。夜敵頗頑強，凡在夜間，日本兵安眠，滿蒙軍守衛警戒。其戰法，先以火砲轟擊，次以裝甲車坦克車隨之，而後再隨之以步兵，其步兵雖不大勇敢，而其輕重兵器頗便，我與之抗，若非不十分沉

著，絕難抵禦，日來對官兵訓話，多注重此點。

十月十二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五度。」

早在部辦公，早餐後，隨軍長赴第四團陣地巡視，今日敵機時來偵察，我陣地前之敵人，日漸其衆，故我之部署須重配置，晚餐後，隨軍長赴雲中橋北方前進陣地，晤王香園團長，及張清濱營長，其時敵向我夜襲，以致前線步兵，槍聲隆隆，經一時方罷，予始回部。

十月十三日

「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今日×××派陳洪傑率×團兵力來援，軍長偕李師長××于半夜赴陣地，恢復舊懷化陣地，結果以左右連絡不周，致未收復，而李師長負傷。

——掃蕩報——

西 線 的 血 戰

抗戰文告選舉輯之七

西線的戰二輯

編纂者 華之國

出版者 時代史料保存社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總經理 上海雜誌公司

漢口總店：交通路六十二號

廣州支店：漢民北路二三九號

成都分店：祠堂街六十六號

長沙分店：東長街二〇二號

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初版

四〇〇〇冊

復

\$0.25